明儒學案

卷三十七至卷四十

甘泉學案

ロ仁13
486
10

波 29 10

東京大學

門 O 13
號 486
冊 10

明儒學案卷三十七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會稽邵晉涵學　莫晉賓齋　莫階芝庭　校刊

甘泉學案

王湛兩家各立宗旨湛氏門人雖不及王氏之盛然當時學於湛者或卒業於王學於王者或卒業於湛亦猶朱陸之門下遞相出入也其後源遠流長王氏之外名湛氏學者至今不絕卽未必仍其宗旨而淵源不可沒也

文簡湛甘泉先生若水

太僕呂巿石先生懷

侍郎何吉陽先生遷

郡守洪覺山先生垣

主政唐一菴先生樞
侍郎蔡白石先生汝楠
侍郎許敬菴先生孚遠
恭定馬少墟先生從吾
文選唐曙臺先生伯元
端潔楊止菴先生時喬
文定王順渠先生道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會稽後學 莫晉寶齋 校刊
莫階芝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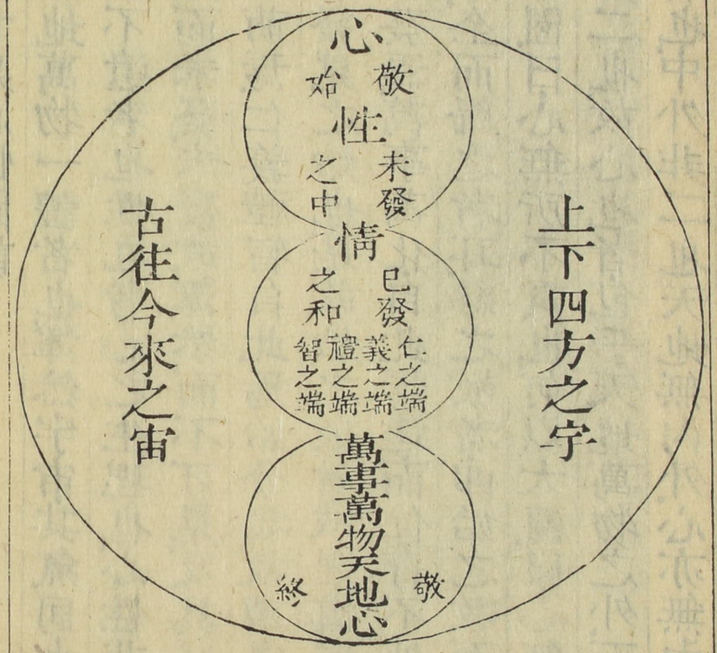
文簡湛甘泉先生若水

湛若水字元明號甘泉廣東增城人從學於白沙不赴計偕後以母命入南雍祭酒章楓山試睟面盎背論奇之登宏治乙丑進士第初楊文忠張東白在閣中得先生卷曰此非白沙之徒不能爲也拆名果然選庶吉士擢編修時陽明在吏部講學先生與呂仲木和之久之使南安册封國王正德丁亥奉母喪歸廬墓三年卜西樵爲講舍士子來學者先令習禮然後聽講與起者甚衆嘉靖初入朝陞侍讀尋陞南京祭酒禮部侍郎歷南京禮吏兵三部尚書致仕平生足跡所至必建書院以祀白沙

從遊者殆徧天下。年登九十。猶爲南嶽之遊。將過江右。鄒東廓戒其同志曰。甘泉先生來。吾輩當獻老而不乞言。毋輕有所論辨也。庚申四月丁巳卒。年九十五。先生與陽明分主教事。陽明宗旨致良知。先生宗旨隨處體認天理。學者遂以王湛之學各立門戶。其間爲之調停者。謂天理卽良知也。體認卽致也。何異何同。然先生論格物條。陽明之說四不可。陽明亦言隨處體認天理。爲求之於外。是終不可强之使合也。先生大意。謂陽明訓格爲正。訓物爲念頭。格物是正念頭也。尚不加學問思辨行之功。則念頭之正否。未可據矣。陽明之正念頭。致其知也。非學問思辨行。何以爲致。此不足爲陽明格物之說病。先生以爲心體萬物而不遺。陽明但指腔子裏以爲心。故有是內而非外之誚。然天地萬物之理。實不外於腔子裏。故見心之廣大。若以天地萬物之理。卽吾心之理求之。天地萬物以爲廣大。則先生仍是舊說所拘也。天理無處而心其處。心無處而寂然未發者其處。寂然不動感卽在寂之中。則體認者亦唯體認之於寂而已。今曰隨處體認。無乃體認於感。其言終覺有病也。

湛甘泉心性圖說 附圖

性者天地萬物一體者也渾然宇宙其氣同也心也者體天地萬物而不遺者也性也者心之生理也心性非二也譬之穀焉具生意而未發未發故渾然而不可見及其發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萌焉仁義禮智自此焉始分矣故謂之四端端也者始也良心發見之始也是故始之敬者戒懼慎獨以養其中也中立而和發焉萬事萬化自此焉達而位育不外是矣故位育非有加也全而歸之者耳終之敬者即始之敬而不息焉者也曰何以小圈曰心無所不貫也何以大圈曰心無所不包也包與貫實非二也故心也者包乎天地萬物之外而貫夫天地萬物之中者也中外非二也天地無內外心亦無內外極言之耳矣故謂內為本心而外天地萬事以為心者小之為心也甚矣



求放心篇

孟子之言求放心吾疑之。孰疑之。曰以吾之心而疑之。孰信哉。信吾心而已耳。吾常觀吾心於無物之先矣。洞然而虛。昭然而靈。虛者心之所以生也。靈者心之所以神也。吾常觀吾心於有物之後矣。窒然而蹇。憒然而昏。蹇者心之所以死也。昏者心之所以物也。其虛焉靈焉。非由外來也。其本體也。其塞焉昏焉。非由內往也。欲蔽之也。其本體固在也。一朝而覺焉。蔽者徹。虛而靈者見矣。日月蔽於雲。非無日月也。鑑蔽於塵。非無明也。人心蔽於物。非無虛與靈也。心體物而不遺。無內外。無終始。無所放處。亦無所放時。其本體也。信斯言也。當其放於外。何者在內。當其放於前。何者在後。何者求之。放者一心也。求者又一心也。以心求心。所爲憧憧往來。朋從爾思。秖益亂耳。況能有存耶。夫欲

心之勿蔽。莫若寡欲。寡欲莫若主一。

甘泉論學書

格物之義。以物爲心意之所著。兄意只恐人舍心求之於外。故有是說。不肖則以爲人心與天地萬物爲體。心體物而不遺。認得心體廣大。則物不能外矣。故格物非在外也。格之致之心之非在外也。於物若以爲心意之著。見恐不免有外物之病。（與陽明）○學無難易。要在察見天理。知天之所爲如是涵養變化氣質以至光大爾。非杜撰以相罔也。於夫子川上之嘆。子思鳶魚之說。及易大人者天地合德處見之若非一理同體。何以云然。故見此者。謂之見易。知此者。謂之知道。是皆發見於日用事物之間。流行不息。百姓日用不知。要在學者察識之耳。涵養此知識要在主敬。無間動靜也。（寄王純甫）○學者之病。全在三截兩截。不成片段。靜坐時自靜坐。讀書時又自讀書。酬應時又自酬應。如人身血氣不通。安得長進。元來只是敬上理會未透。故未有得力處。又或以內外爲二而離之。吾人切要只於執事敬用功。自獨處以至讀書酬應。無非此意。一以貫之。內外上下。莫非此理。更有何事。吾儒開物成務之學。異於佛老者此也。（答徐日仁）○上下四方之宇。古往今來之宙。宇宙間只是一氣充塞流行。與道爲體。何莫非有。何空之云。雖天地弊壞。人物消盡。而此氣此道。亦未嘗亾。則未嘗空也。（寄陽明）○古之論學未有以靜爲言者。以靜爲言者。皆禪也。故孔門之教。皆欲事上求仁。動靜著力。何者。靜不可以致力。纔致力。卽已非靜矣。故論語曰。執事敬。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中庸戒愼恐懼。愼獨。皆動以致其力之方也。何者。靜不可見。苟求之靜焉。駸駸乎入於荒忽寂滅之中矣。故善學

者必令動靜一於敬敬立而動靜渾矣此合內外之道也（答余督學）

○從事學問則心不外馳即所以求放心如子夏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仁在其中者非謂學問之外而別求心於虛無也（答仲鶚）

○心存則有主有主則物不入不入則血氣矜忿窒礙之病皆不為之害矣大抵至緊要處在執事敬一句若能於此得力如樹根著土則風雨雷霆莫非發生此心有主則書冊山水酬應皆吾致力涵養之地而血氣矜忿窒礙久將自消融矣（答陳惟浚）○

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如車兩輪同一車也行則俱行豈容有二而謂有二者非知程學者也鄙見以為如人行路足目一時俱到涵養進學豈容有二自一念之微以至於事為講習之際涵養致知一時並在乃為善學也故程子曰學在知所有養所有○朱元晦初見延平甚愛程子渾然同體之說

延平語云要見理一處却不難只分殊處却難又是一場鍛鍊也愚以為未知分殊則亦未知理一也未知理一亦未必知分殊也二者同體故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所以體夫此也敬義無內外也皆心也而云內外者為直方言之耳（皆同上）○執事敬最是切要徹上徹下一了百了致知涵養此其地也所謂致知涵養者察見天理而存之也非二事也（答鄧聘兄弟）○明道所言存久自明何待窮索須知所存者何事乃有實地首言識得此意以誠敬存之知而存也又言存久自明存而知也知行交進所知所存皆是一物其終又云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大段要見得這頭腦親切存之自不費力耳（答方西樵）○夫學不過知行知行不可離又不可混說命曰學於古訓而後有獲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中庸必先學問思辨而後篤行論語先博文而後約禮

孟子知性而後養性始條理者知之事終條理者聖之事程子知所有而養所有先識仁而以誠敬存之若僕之愚見則於聖賢常格內尋下手庶有自得處故隨處體認天理而涵養之則知行並進矣（答顧箬溪）○道無內外內外一道也心無動靜動靜一心也故知動靜之皆心則內外一內外一又何往而非道合內外混動靜則澄然無事而後能止故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止之道也夫不獲其身必有獲也不見其人必有見也言有主也夫然後能止（復王宜學）○夫所謂支離者二之之謂也非徒逐外而忘內謂之支離是內而非外者亦謂之支離過猶不及耳必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一以貫之乃可免此（答陽明）○夫學以立志爲先以知本爲要不知本而能立志者未之有也立志而不知本者有之矣非眞志也志立而知本焉其於聖學思過半矣夫學問思辨所以知本也知本則志立志立則心不放心不放則性可復性復則分定分定則於憂怒之來無所累於心性無累斯無事矣苟無其本乃憧憧乎放心之求是放者一心求之者又一心也則情熾而益鑿其性性鑿則憂怒之累無窮矣（答鄭謙齋）○格者至也即格於文祖有苗之格物者天理也即言有物舜明於庶物之物即道也格即造詣之義格物者即造道也知行並進學問思辨行皆所以造道也故讀書親師友酬應隨時隨處皆求體認天理而涵養之無非造道之功誠正修工夫皆於格物上用家國天下皆即此擴充無兩段工夫此即所謂止至善嘗謂止至善則明德親民皆了者此也如是方可講知至孟子深造以道即格物之謂也自得之即知至之謂也居安資深逢原即修齊治平之謂也（答陽明）○夫至虛者心

也非性之體也性無虛實說甚靈耀心具生理故謂之性性觸物而發故謂之情發而中正故謂之眞情否則僞矣道也者中正之理也其情發於人倫日用不失其中正焉則道矣勿忘勿助其間則中正處也此正情復性之道也（復鄭啓範）○謹獨格物其實一也格物者至其理也學問思辨行所以至之也是謂以身至之也所謂窮理者如是也近而心身遠而天下暫而一日久而一世只是格物一事而已格物云者體認天理而存之也（答陳宗亨）○所云主一是主一個中與主一是主天理之說相類然主一便是無一物若主中天理則又多了中與天理即是二矣但主一則中與天理自在其中矣（答鄧洛昭）○明德新民全在止至善上用功知止能得即是知行合一乃止至善之功古之欲明明德二節反復推到格物上意心身都來格物上用功上文知止定安即其功也家國天下皆在內元是一段工夫合外內之道更無七段八段格物者即至其理也意心身於家國天下隨處體認天理也所謂致者意心身至之也世以想像記誦為窮理者遠矣（寄陳惟浚）○集者如虛集之集能主敬則衆善歸焉勿忘勿助敬之謂也故曰敬者德之聚也此即精一工夫若尋常所謂集者乃於事事上集無乃義襲耳此內外之辨也然能主敬則事事無不在矣今更無別法只於勿忘勿助之間調停為緊要耳（答問集義）○本末只是一氣擴充此生意在心為明德在事為親民非謂靜坐而明德及長然後應事以親民也一日之間開眼便是應事即親民自朱來儒者多分兩段以此多陷支離自少而長豈有不應事者應事而為枝葉皆是一氣擴充（答陳康涯）○天地至虛而已虛則動靜皆虛故能合一恐未可以至靜言○虛

實同體也佛氏岐而二之已不識性且求去根塵非得眞虛也世儒以佛氏爲虛無烏足以及此○格物卽止至善也聖賢非有二事自意心身至家國天下無非隨處體認天理體認天理卽格物也蓋自一念之微以至事爲之著無非用力處也陽明格物之說以爲正念頭旣於後面正心之說爲贅又況如佛老之學皆自以爲正念頭矣因無學問思辨行之功隨處體認之實遂併與其所謂正者一齊錯了以上答王宜學○陽明謂隨處體認天理是求於外若然則告子義外之說爲是而孟子義之者義乎之說爲非孔子執事敬之教爲欺我矣程子所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格物是也更無內外蓋陽明與吾看心不同吾之所謂心者體萬物而不遺者也故無內外陽明之所謂心者指腔子裏而爲言者也故以吾之說爲外答楊少默○以隨處體認爲求之於外者非也心與事應然後天理見焉天理非在外也特因事之來隨感而應耳故事物之來體之者心也心得中正則天理矣人與天地萬物一體宇宙內卽與人不是二物故宇宙內無一事一物合是人少得底○云敬者心在於是而不放之謂此恐未盡程子云主一之謂敬主一者心中無有一物也故云一若有一物則二矣勿忘勿助之間乃是一今云心在於是而不放謂之勿忘則可矣恐不能不滯於此事則不能不助也可謂之敬乎○程子曰格者至也物者理也至其理乃格物也故古本以修身說格物今云格物者事當於理之謂也不若云隨處體認天理之盡也體認兼知行也當於理是格物後事故曰物格而後知至云敬而後當於理敬是格物工夫也○聖賢之學元無靜存動察相對只是一段工夫凡所用功皆是動處蓋

動以養其靜靜處不可著力才著力便是動矣至伊川乃有靜坐之說又別開一個門面故僕誌先師云孔孟之後若更一門蓋見此也○勿忘勿助只是說一個敬字忘助皆非心之本體此是心學最精密處不容一毫人力故先師又發出自然之說至矣來諭忘助二字乃分開看區區會程子之意只作一時一段看蓋勿忘勿助之間只是中正處也學者下手須要理會自然工夫不須疑其為聖人熟後事而姑為他求蓋聖學只此一個路頭更無別個路頭若尋別路終枉了一生也（答聶文蔚）○明道看喜怒哀樂未發前作何氣象延平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象山在人情事變上用工夫三先生之言各有所為而發合而觀之合一用功乃盡也所謂隨處體認天理者隨未發已發隨動隨靜蓋動靜皆吾心之本體體用一原故也若謂靜未發為本體而外已發而動以為言恐亦岐而二之也（答孟津）○石翁名節道之藩籬者云藩籬耳非即道也若謂即道然則東漢之名節晨門荷蕢之高尚皆為得道耶蓋無其本也（答王順渠）○天理二字聖賢大頭腦處若能隨處體認真見得則日用間於前倚衡無非此體在人涵養以有之於已耳（上白沙先生）

答陽明王都憲論格物

兩承手教格物之論足諗至愛然僕終有疑者疑而不辨之則不可欲辨之亦不可不辨之則朋友見責王宜學則曰講求至當之歸先生責也方叔賢則亦曰非先生辨之其誰也辨之則稍以兄喜同而惡異是已而忽人是已而忽人則已自聖而人言遠矣而陽明益其然乎乃不自外而僭辨之蓋兄之格物之說有不敢信者四自古聖賢之學皆以天理為

頭腦以知行爲工夫兄之訓格爲正訓物爲念頭之發則下文誠意之意卽念頭之發也正心之正卽格也於文義不亦重複矣乎其不可一也又於上文知止能得爲無承於古本下節以修身說格致爲無取其不可二也兄之格物訓云正念頭也則念頭之正否亦未可據如釋老之虛無則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無諸相無根塵亦自以爲正矣楊墨之時皆以爲聖矣豈自以爲不正而安之以其無學問之功而不知所謂正者乃邪而不自知也其所自謂聖乃流於禽獸也夷惠伊尹孟子亦以爲聖矣而流於隘與不恭而異於孔子者以其無講學之功無始終條理之實無智巧之妙也則吾兄之訓徒正念頭其不可者三也論學之最始者則說命曰學於古訓乃有獲周書則曰學古入官舜命禹則曰惟精惟一顏子述孔子之教則曰博文約禮孔子告哀公則曰學問思辨篤行其歸於知行並進向條其貫者也若如兄之說徒正念頭則孔子止曰德之不修可矣而又曰學之不講何耶止曰默而識之可矣而又曰學而不厭何耶又曰信而好古敏求者何耶子思止曰尊德性可矣而又曰道問學者何耶所講所學所好所求者何耶其不可者四也考之本章既如此稽之往聖又如彼吾兄確然自信而欲人以必從且爲聖人復起不能易者豈兄之明有不及此蓋必有蔽之者耳若僕之鄙說似有可采者五訓格物爲至其理始雖自得然稽之程子之書爲先得同然一也考之章首止至善卽此也上文知止能得爲知行並進至理工夫二也考之古本下文以修身申格致爲於學者極有力三也大學曰致知在格物程子則曰致知在所養養知在寡欲以涵養寡欲訓格物正合古本

以修身申格物之旨爲無疑。四也。以格物兼知行。其於自古聖訓學問思辨篤行也。精一也。博約也。學古好古信古也。修德講學也。默識學不厭也。尊德性道問學也。始終條理也。知言養氣也。千聖千賢之教爲不謬。五也。五者可信。而吾兄亦不省焉。豈兄之明有不及此。蓋必有蔽之者耳。僕之所以訓格者。至其理也。至其理云者。體認天理云者。兼知行合內外言之也。天理無內外也。陳世傑書報吾兄疑僕隨處體認天理之說爲求於外。若然。不幾於義外之說乎。求卽無內外也。吾之所謂隨處云者。隨心隨意。隨身隨家隨國隨天下。盡隨其所寂所感時耳。一耳。寂則廓然大公。感則物來順應。所寂所感不同。而皆不離於吾心中正之本體。卽實體也。天理也。至善也。物也。而謂求之外可乎。致知云者。蓋知此實體也。天理也。至善也。物也。乃吾之良知良能也。不假外求也。但人爲氣習所蔽。故生而蒙。長而不學。則愚。故學問思辨篤行。所以破其愚。去其蔽。警發其良知良能者耳。非有加也。故無所用其絲毫人力也。如人之夢寐。人能喚之醒耳。非有外與之喔也。故格物則無事矣。大學之事畢矣。若徒守其心而無學問思辨篤行之功。則恐無所警發。雖似正實邪。下則爲老佛楊墨。上則爲夷惠伊尹是也。何者。昔曾參芸瓜。誤斷其根。父建大杖擊之。死而復甦。曾子以爲無所逃於父。爲正矣。孔子乃曰。小杖受大杖逃。乃天理矣。一事出入之間。天人判焉。其可不講學乎。詰之者則曰。孔子又何所學。心焉耳矣。殊不知孔子至聖也。天理之極致也。仁熟義精也。然必七十。方從心所欲不踰矩。人不學。則老死於愚耳矣。若兄之聰明。非人所及。固不敢測。然孔子亦嘗以學自力。以不

學自憂矣今吾兄望高位崇其天下之士所望風而從者也故術不可不慎教不可不中正兄其圖之兄其圖之則斯道可興此學可明矣若兄今日之教僕非不知也僕乃嘗迷方之人也且僕獲愛於兄十有七年矣受愛於兄亦可謂深矣嘗愧有懷而不盡吐將為老兄之罪人夫天下後世之歸咎乃不自揣其分傾倒言之若稍有可采乞一俯察若其謬妄宜擯斥之吾今可以默矣謹啓

語錄

衡問舜之用中與同之擇乎中庸莫亦是就自己心上斟酌調停融合人心天理否先生曰用中擇中庸與允執厥中皆在心上若外心性何處討中事至物來斟酌調停者誰耶事物又不曾帶得中來故自堯舜至孔顏皆自心學○盤問日用切要工夫道通曰老先生之教惟立志煎銷習心體認天理之三言者最為切要然亦只是一事每令盤體而熟察之久而未得其所以合一之義敢請明示先生曰此只是一事天理是一大頭腦千聖千賢共此頭腦終日終身只是此一大事更無別事立志者志乎此而已體認是工夫以求得乎此者煎銷習心以去其害此者心只是一個好心本來天理完完全全不待外求顧人立志與否耳孔子十五志於學即志乎此也此志一立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直至不踰矩皆是此志變化貫通只是一志志如草木之根具生意也體認天理如培灌此根煎銷習心如去草以護此根貫通只是一事○心問如何可以達天德道通云只體認天理之功一內外兼動靜徹始終一息不容少懈可以達天德矣○盤問何謂天德何謂王道道通蔣君且理會慎

獨工夫來。敢問愼獨之與體認天理。果若是同與。先生曰。體認天理與謹獨。其功夫俱同。獨者獨知之理。若以爲獨知之地。則或有時而非中正矣。故獨者天理也。此理惟已自知之。不但暗室屋漏。日用酬應皆然。愼者所以體認乎此而已。若於是有得便是天德。便卽有王道。體用一原也。○一友問何謂天理。衡答曰。能戒愼恐懼者。天理也。友云。戒愼恐懼者。工夫也。能戒愼恐懼者。天理夫。如何得見天理。故戒愼恐懼之心。勿忘勿助而認之。則天理見矣。之萌動也。循此戒愼恐懼之心。勿忘勿助而認之。則天理見矣。熟焉。如堯之兢兢。舜之業業。文王之翼翼。卽無往而非天理也。故雖謂戒愼恐懼爲天理可也。今或不實下戒愼不覩恐懼不聞之功。而直欲窺見天理。是之謂先獲後難。無事而正。卽此便是私意遮蔽。烏乎得見天理耶。先生曰。戒愼恐懼。是工夫所不

覩不聞是天理。工夫所以體認此天理也。無此功夫。焉見天理。○舜臣謂正應事時操存此心在身上作主宰。隨處體認吾心身天理。眞知覺得吾心身生生之理氣所以與天地宇宙生生之理氣脗合爲一體者。流動於腔子。形見於四體。被及於人物。遇父子則此生生天理爲親。遇君臣則此生生天理爲義。遇師弟則此生生天理爲敬。遇兄弟則此生生天理爲序。遇夫婦則此生生天理爲別。遇朋友則此生生天理爲信。在處常則此生生天理爲經。在處變則此生生天理爲權。以至家國天下。華夷四表。百官行法。班朝治軍。萬事萬物。遠近巨細。無往而非吾心身生生之理氣。根本於中而發見於外。名雖有異。而只是一個生生理氣。隨感隨應。散殊見分焉耳。而實非有二也。卽此便是義以方外之功。卽此便是物來順應之道。而所以行天下之達

道者在是焉。愚見如此未審是否。先生曰。如此推得好。自隨處體認以下。至實非有二也。皆是。可見未應時只一理。及應事時纔萬殊。中庸所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正爲此。後儒都不知不信。若大公順應敬直義方皆合一道理。宜通上章細玩之。體用一原。○一友問察見天理。恐言於初學難爲下手。衝答曰。夫子之設科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天理二字。是就人所元有者指出。以爲學者立的耳。使人誠有志於此。而日加體認之功。便須有見。若其不能見者。不是志欠眞切。便是習心障蔽。知是志欠眞切。只須責志。知爲習心障蔽。亦只責志。即習心便消。而天理見矣。○先生曰。天理二字。人人固有。非由外鑠。不爲堯存。不爲桀亡。故人皆可以爲堯舜。途之人可以爲禹者。同有此耳。故途之人之心。即禹之心。即堯舜之心。總是一心。更無二心。蓋天地一而已矣。記云。人者天地之心也。天地古今宇宙內。只同此一個心。豈有二乎。初學之與聖人。同此心。同此一個天理。雖欲強無之。又不得。有時見孺子入井。見餓莩過宗廟到墟墓見君子與夫夜氣之息平旦之氣。不知不覺萌動出來。遏他又遏不得。有時志不立。習心蔽障。又忽不見了。此時節。蓋心不存故也。心若存時。自爾見前。唐人詩亦有理到處。終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須要得其門。所謂門者。勿忘勿助之間。便是中門也。得此中門不患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責志去習心是矣。先須要求此中門。○一友忠天理難見。衝對曰。須於心目之間求之。天理有何影形。只是這些虛靈意思。平鋪著在。不容你增得一毫。減得他一毫。輕一毫不得。重一毫亦不得。前一步不得。却一步亦不得。須是自家理會。先生曰。看得儘好。不增不減。不輕

不重不前不却便是中正心中正時天理自見難見者在於心上功夫未中正也但謂天理有何形影是矣又謂只是這些虛靈意思平鋪著在恐便有以心為天理之患以知覺為性之病不可不仔細察釋氏以心之知覺為性故云蠢動含靈莫非佛性而不知心之生理乃性也平鋪二字無病○字先問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敬也所謂必有事焉者也勿忘勿助是調停平等之法敬之之方也譬之內丹焉不觀不聞其丹也戒慎恐懼以火養丹也勿助勿忘所謂文武火候然否先生曰此段看得極好須要知所謂其所不覩者何物事此即道家所謂眞種子也故其詩云鼎內若無眞種子如將水火煮空鐺試看吾儒眞種子安在或得見時便好下文武火也勉之勉之○衝嘗與仲木伯載言學因指雞母為喻云雞母抱卵時全體精神都只在這幾卵上到得精神用足後自化出許多雞雛來吾人於天地間萬事萬化都只根源此心精神之運用何如耳呂陸以為然一友云說雞母精神都在卵上恐猶為兩事也此又能補衝言所不逮者先生曰雞卵之譬一切用功正要如此接續許大文王只是緝熙敬止雞抱卵少間斷則這卵便壞了然必這卵元有種子方可若無種的卵將來抱抱之雖勤亦壞了學者須識種子方不枉了工夫何謂種子即吾此心中這一點生理便是靈骨子也今人動不動只說涵養若不知此生理徒涵養個甚物釋氏為不識此種子故以理為障要空要滅又焉得變化人若不信聖可為請看無種子雞卵如何抱得成雞子皮毛骨血形體全具出殼來都是一團仁意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精神在卵內不在抱之者或人之言亦不可廢也明道先生言

學者須先識仁。○衝問儒釋之辨。先生曰。子可謂切問矣。孟子之學知言養氣。首欲知詖淫邪遁之害心。蓋此事第一步生死路頭也。往年曾與一友辨此。渠云。天理二字。不是校仙勘佛得來。吾自此遂不復講。吾意謂天理正要在此岐路上辨。辨了便可泰然行去。不至差毫釐而謬千里也。儒者在察天理。佛者反以天理爲障。聖人之學至大至公。釋者之學至私至小。大小公私。足以辨之矣。昨潘稽勳石武選亦嘗問此。吾應之曰。聖人以天地萬物爲體。即以身當天地萬物看。何等廓然大公。焉得一毫私意。凡私皆從一身上起念。聖人自無此。以是無意必固我之私。若佛者務去六根六塵。根塵指耳目口鼻等爲言。然皆天之所以與我。不能無者而務去之。即已一身亦奈何不得。不免有意必固我之私。猶强謂之無我耳。何等私小。二子聞言。即悟歎。今日乃知如此。先正未嘗言到。○或問學貴煎銷習心。心之習也。非固有也。形而後有者也。外鑠而中受之也。如秦人之悍也。楚人之詐也。心之習於風氣者也。處富而鄙吝與處約而好侈靡者。心之習於居養者也。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煎銷也者。煉金之名也。金之精也。有汚於鉛者。有汚於銅者。有汚於糞土之侵蝕者。非鍊之不可去也。故金必百鍊而後精。心必百鍊而後明。先生曰。此說得之。認得本體。便知習心。習心去而本體完全矣。不是將本體來換了習心。本體元自在。習心蔽之。故若不見耳。不然。見赤子入井。便如何膨發出來。故煎銷習心便是體認天理功夫。到見得天理時。習心便退聽。如煎銷鉛銅便是鍊金。然必須就鑪錘。錘乃得鍊之之功。今之外事以求靜者。如置金於密室。不就鑪錘。雖千萬年。也只依舊是頑雜的金。○衝問

未發之中唯聖人可說得若是聖人而下都是致和底工夫然所謂和者不戾於中之謂乃是就情上體貼此中出來中立而和生也到得中常在時雖併謂之致中和亦可也然否先生曰道通所謂情上體貼此中出來一句與中立而和生皆是其餘未精致中和乃修道立教之功用道至中和極矣更又何致耶若以未發之中爲聖人分上致和工夫爲聖人而下學者分上則又欠明了所不睹不聞卽未發之中也道之體也學者須先察識此體而戒愼恐懼以養之所謂養其中也中立而和生焉若謂自然而中則惟聖可能也若功夫則正是學者本源緊要處動以養其靜道通徒見戒愼恐懼字以爲致和耳○或問認思慮寧靜時爲天理爲無我爲天地萬物一體爲鳶飛魚躍爲活潑潑地自以爲灑然者因言遇動輒不同何也衝應之曰譬之行舟若這個舟風恬浪靜時或將就行得若遇狂風迭浪便去不得也要去須得柁柄在手故學莫先於立主宰若無主宰便能胸中無他閒思雜想亦只討得個清虛一大氣象安得爲天理安可便說鳶飛魚躍程明道先生嘗言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與必有事焉而勿正意同昔聰明如文公直到晚年纔認得明道此意未知道必有事焉是何事先生曰天理亦不難見亦不易見要須切已實用必有事焉而勿正功夫乃可眞見都是鳶飛魚躍不然亦只是說也又問曰衝切謂初學之士還須令靜坐息思慮漸教以立志體認天理煎銷習心及漸令事上磨鍊衝嘗歷歷以此接引人多見其益動靜固宜合一用工但靜中爲力較易蓋人資質不同及其功用純雜亦異須是因才成就隨時點化不可拘執一方也然雖千方百計總是引歸天理

上來此則不可易正猶母雞抱卵須是我底精神一例用方得如何先生曰靜坐程門有此傳授伊川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然此不是常理日往月來一寒一暑都是自然常理流行豈分動靜難易若不察見天理隨他入關入定三年九年與天理何干若見得天理則耕田鑿井百官萬物金革百萬之衆也只是自然天理流行孔門之教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黃門毛式之云此是隨處體認天理甚看得好無事時不得不居處恭即是靜坐也執事與人時如何只要靜坐使此教大行則天下皆靜坐如之何其可也明道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及其接人渾是一團和氣何等自然○昨日孚先以長至在邇作飯會席間因講復其見天地之心衝謂諸友云人心本自坦坦平平即所謂天地之心不待復而後見也聖人見人多迷而不復恐其滅絕天理不得已又就其復處指點出來欲令人便循著擴充將去也吾輩若能守得平坦之心常在即不消言復只怕無端又生出別念來耳故顏子克己只是不容他軀殼上起念諸友以為然如何先生曰冬至一陽初動所為來復時也天地之心何時不在特於初動時見耳人心一念萌動即是初心無有不善如孟子乍見孺子將入於井便有怵惕惻隱之心乍見處亦是初心復時也人之良心何嘗不在特於初動時見耳若到納交要譽惡其聲時便不是本來初心了故孟子欲人就於初動處擴充涵養以保四海若識得此一點初心真心便是天理自此平平坦坦持養將去可也若夫不消言復一語恐未是初學者事雖顏子亦未知此道顏子猶不遠復毋高論要力行實地有益耳○潛稽勳講天理須在體認上求見舍體認何

由得見天理也衝對曰然天理固亦常常發見但人心逐外去了便不見所以要體認纔體認便心存心存便見天理故曰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又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即我之心生生不已更無一毫私意參雜其間此便是無我便見於天地萬物其是一體何等廣大高明認得這個意思常見在而乾乾不息以存之這纔是欄柄在手所謂其幾在我也到那時恰所謂開闔從方便乾坤在此間也宇宙內事千變萬化總根源於此其妙殆有不可言者然只是一個熟如何先生曰此節所問所答皆是然要用功實見得方有益中間云纔體認便心存心存便見天理不若心存得其中正時便見天理也如此體認工夫尤更直截其後云云待見天理後便見得親切也○陳子才問先生常言見得天理方見得人欲如何衝謂纔體認便見得天理亦便見得人欲蓋體認是天理萌動人心得主宰時也有主宰便見人欲文王緝熙只體認不已便接續光明去便容不得一毫人欲此便是敬止從此到至善只一條直路因竊自歎曰明見得只一條路在前面還只不肯走病果安在耶願賜鞭策先生曰文王緝熙敬止便是止至善便是體認天理工夫若見得時李延平所謂一毫私意亦退聽也豈不便見得人欲乎若人之酒醒便知是醉也若謂明見得這條路在前面如何不肯走或是未曾上路也又何遲迴顧慮無乃見之未明或有病根如憂貧之類在內為累故耶若欲見之明行之果須是把習心打破兩層三層乃可向往也○一友語經指曰須無事時敬以直內遇有事方能義以方外經指曰恐分不得有事無事聖人心事內直則外自方學者恐義以方外

事亦是做敬以直內工夫與修辭立誠亦是做忠信進德工夫纔見得心事合一也老先生隨處體認天理之訓盡此二句之意更見打透明白不知是否先生曰隨處體認天理兼此二句包了便是合內外之道敬以包乎義義以存乎敬分明不是兩事先儒未曾說破子一向合看如此見得遺書中謂釋氏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無有爲決非程子語也吾子看到此難得○一友問明道先生言天理二字却自家體貼出來今見朋友中開口便說天理某却疑先生教人要察見天理者亦是人自家體貼乎此耳非謂必欲人圖寫個天理與人看也如何衝對曰誠然誠然天理何嘗有定形只是個未發之中中亦何嘗有定體人但常以心求中正爲主意隨時隨事體認斟酌調習此心常合於中正此便是隨處皆天理也康誥所謂作稽中德亦是如此求也自求見也自得他人不能與其力便是見得亦不能圖寫與人看雖然說工夫處却不能瞞得人也未知是否先生曰天理只是自家體認說便不濟事然天理亦從何處說得可說者路頭耳若連路頭也不說便如何去體認其全不說者恐是未曾加體認工夫如未曾行上路的人更無疑問也所云心求中正便是天理良是然亦須達得天理乃可中正而不達天理者有之矣釋氏應所無住而生其心是也何曾達得天理○若愚問中庸尊德性道問學一章朱子以存心致知言之而未及力行者厥義維何幸夫子教之先生曰後世儒者認行字別了皆以施爲班布者爲行殊不知行在一念之間耳自一念之存存以至於事爲之施布皆行也且事爲施布豈非一念爲之乎所謂存心即行也○若愚問天理心之主

也人欲心之賊也一心之微衆欲交攻日侵月蝕賊漸內據主
反退聽旦晝所爲時或發見殆一杯水於輿薪之火耳如弗勝
何今欲反其故復其眞主者主之賊者賊之如之何其用力也
先生曰這個天理眞主未嘗亾特爲賊所蔽惑耳觀其時或發
見可知矣體認天理則眞主常在而賊自退聽不是外邊旋尋
討主入室來又不是逐出賊使主可復也只頃刻一念正卽主
翁便惺便不爲賊惑耳二者常相爲消長○問劉子曰民受天
地之中以生性之所以立也子思曰中者天下之大本用之所
以行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學者從事於勿助勿忘之間而有
得夫無聲無臭之旨則日用應酬莫非此中發見流行之妙不
啻執規矩以爲方圓蓋曲當也然堯舜允執之中孟子無權之
中似執事物上說故後世有求中於外者不知危微精一皆心
上功夫而權之一字又人心斟酌運量之妙以中乎不中者則
既已反其本矣舍此不講而徒於事物上每每尋個恰好底道
理雖其行之無過不及而固已入於義外之說恐終亦不免於
執一而已矣臆見如此未知何如先生曰聖人之學皆是心學
所謂心者非偏指腔子裏方寸內與事爲對者也無事而非心
也堯舜允執厥中非獨以事言乃心事合一允執云者胎合於
心與心爲一非執之於外也所謂權者亦心也廉伯所云斟酌
運量之本是也若能於事物上察見自然天理平時涵養由中
而出卽由仁義行之學何有不可若平時無存養功夫只到事
來面前纔思尋討道理卽是行仁義必信必果之學卽是義外
不覩不聞與詩無聲無臭之旨何以異天理本無形聲可以擬

議但只恁地看恐墮於無若於無中想出一個不覩不聞景象則亦滯於有矣無卽佛氏之所謂空有卽其所謂相也二者皆非也然則不無而無不有而有其心之本體乎其在勿助勿忘之間乎近來見得如是幸夫子明以教我先生曰此事正要理會廉伯能以疑問知是善理會矣在人爲不覩不聞在天爲無聲無臭其實一也如舊說不覩不聞無聲無臭却墮於虛無而不自知矣然於不覩不聞而必曰其所是有實體也於無聲無臭而必曰上天之載是有實迹也何墮於無這個不覩不聞之實體程子所謂亦無有處有亦無無處無乃心之本體不落有無者也須於勿忘勿助之間見之要善體認吾於中庸測難已說破惟諸君於心得中正時識取本體自然見前何容想象○

來謂孟子所謂持其志毋暴其氣者亦無本末之分不過欲人存中以應外制外以養中耳使知合觀並用之功也公孫丑疑而問者未達乎此而已矣先生曰志氣不是兩物志卽氣之精靈處志之所至氣亦至焉故持志卽無暴氣都一齊管攝如志欲手持則持志欲足行則行豈不內外一致存中應外固是制外之心非由中乎不必分內外○清問昨日坐中一友言夜睡不著老先生謂其未曾體認天理故睡不著清因舉蔡季通先睡心後睡眼文公以爲古今未發之妙言之老先生不以爲然者豈以其岐心目爲二理耶先生曰吾意不以爲然者非以岐心目爲二理也只先著一個睡字便是安排事事亦復如是所謂體認天理者亦非想象想象亦便是安排心中無事天理自見無事便自睡得著何意何必○毛式之日來功夫儘切身衝家居全得此友往來商確耳但渠鉄較寸量念頭尚未肯放下

多病精神不足可惜也願先生療以一言渠若見得完全却會守得牢固先生曰毛君素篤信吾學隨處體認天理此吾之中和湯也服得時即百病之邪自然立地退聽常常服之則百病不生而滿身氣體中和矣何待手勞脚攘銖較寸量乎此心天理譬之衡尺衡尺不動而銖銖寸寸自分自付而衡尺不與焉舜之所以無為而天下治者此也此劑中和湯自堯舜以來治病皆同天理在心不在事心兼乎事也○朱鵬問道通云隨處體認天理即孔門博約一貫之義者然則博學於文約之以禮須合作一句看始明請示其的先生曰隨處體認天理與博約一貫同皆本於精一執中之傳博文約禮還是二句然則一段工夫一齊並用豈不是同一體認天理○先生嘗言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此便是良知亦便是天理衡竊以為是非之心其在人也雖私欲亦蒙蔽他不得譬諸做强盜人若說他是强盜他便知怒又如做官人要錢底渠亦怕人知覺及見人說某官何等清廉渠亦知敬而自愧可見他本心自是明白雖其貪利之心亦蔽他不得此正是他天理之心未嘗泯滅處學者能常常體察乎此依舊自己是非之心知得真切處存養擴充將去此便是致良知亦便是隨處體認天理也然而外人多言先生不欲學者之言良知者豈慮其體察未到將謂認於理欲之間遂以為真知也耶先生曰如此看得好吾於大學小人閒居章測難備言此意小人至為不善見君子即知掩不善又知著其善又知自愧作人視己如見肺肝又如賊盜至為不善又不道使其乍見孺子將入井即有怵惕惻隱之心豈不是良知良知二字自孟子發之豈不欲學者言之但學者往往徒以為言又言得別了

皆說心知是非皆良知。知得是。便行到底。知得非。便去到底。如此是致。恐師心自用。還須學問思辨篤行。乃為善致。○老先生儒佛之辨明矣。衡竊以為論佛氏曰。當先根究其初心。不合從軀殼起念。且緩責其苦根塵絕倫理之舉。蓋由其舉足之差。遂使其謬至此極也。故衡每與朋儕言學。須先探訊其志。然後與論工夫。若其志不正。雖與講得極親切。只是替他培壅得私已的心。反幫助潤飾得他病痛。後來縱欲敗度。傷殘倫理。或反有甚於佛氏者。孔子於門人。往往誘其言志。孟子欲人察於善利之間者。殆為是耳。故自學教人。皆宜先正其志。何如。先生曰。佛氏初心軀殼起念。即是苦根塵絕倫理之舉。是同條共貫事。然問舉者先須按其實迹贓證。乃可誅之也。今只誅其軀殼起念。則彼又有無諸相之說。必不肯服。從事聖人之書者。亦有縱欲敗度。傷殘倫理。然不可謂之儒。聖人必不取之。而佛者之教。正欲人人絕滅倫理。如水火之不相同。予比而同之。且抑揚之間詞氣過矣。正志之說甚好。○衡問先生教人體認天理。衡只於無事時常明諸心。看認天理萬物一體之義。至有事時。只就此心上體會。體會便應去求個是。便了。不識然否。先生曰。吾所謂天理者。體認於心。即心學也。有事無事。原是此心。無事時萬物一體。有事時。物各付物。皆是天理充塞流行。其實無一事。○經指向前領師尊教。每令察見天理。指苦天理難見。正坐失於空中摸索耳。近就實地尋求。始覺日用間一動一止。一事一物。無非這個道理。分明有見。但猶有一等意思牽滯。未肯眞實認他做主耳。非難見也。竊以人生天地間。與禽獸異也。人得天地之中耳。中乃人之生理也。即命根也。即天理也。不可頃刻間斷也。

若不察見則無所主宰日用動作忽入於過不及之地而不自知矣過與不及即邪惡之去禽獸無幾矣故千古聖賢授受只一個中不過全此天然生理耳學者講學不過講求此中求全此天然生理耳入中之門曰勿助勿忘中法也以中正之法體認天理即體認中也但中字虛天理字眞切令人可尋求耳不知是否先生曰體認正要如此眞切若不用勿忘勿助之規是無也○經捂與一友論擴充之道經捂以擴充非待發見之後一端求充一端也只終日體認天理即此是敬敬即擴充之道非敬之外又有擴充功夫也所謂操存涵養體認擴充之只是一事如戒懼愼獨以養中中立而和自發無往而非仁義禮智之發見矣孟子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重在足字非必保四海而後爲充也只是求復吾廣大高明之本體耳不知是否先生曰今之所謂致良知者待知得這一是非便致將去此所謂待發見之後一端求充一端也只一隨處體認天理擴充到盡處即是保四海即是廣大高明之本體○津問鳶飛魚躍活潑潑地學者用功固不可不識得此體若一向爲此意擔閣而不用參前倚衡的功夫終無實地受用須是見鳶飛魚躍的意思而用參前倚衡的工夫雖用參前倚衡的工夫而鳶飛魚躍之意自在非是一邊做參前倚衡的工夫一邊見鳶飛魚躍的意思乃是一併交下惟程明道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人力最盡先生曰鳶飛魚躍與參前倚衡同一活潑潑地皆察見天理工夫識得此意而涵養之則日進日新何擔閣之云不可分爲二也所舉明道必有事焉勿正勿忘勿助長元無絲毫人力之說最好勿

正勿忘勿助中間未嘗致絲毫人力乃必有事焉之工夫的當處朱傳節度二字最好當此時節所謂參前倚衡所謂鳶飛魚躍之體自見矣○先生曰陽明謂勿忘勿助之說爲懸虛而不知此乃所有事之的也舍此則所有事無的當工夫而所事者非所事矣○子嘉問程子曰勿助勿忘之間乃是正當處正當處即天理也故參前倚衡與所立卓爾皆見此而已必見此而後可以語道或以勿助勿忘之間乃虛見也須見天地萬物一體而後爲實見審如是則天地萬物一體與天理異矣人惟不能調習此心使歸正當是以情流私勝常自扞格不能體天理萬物而一之若能於勿助勿忘之間眞有所見則物我同體在是矣或於此分虛實者獨何與故圖說曰性者天地萬物一體者也心也者體天地萬物而不遺舍勿助勿忘之間何容力乎

伏惟明示以決所疑先生曰惟求必有事焉而以勿助勿忘爲虛陽明近有此說見於與聶文蔚侍御之書而不知勿正勿忘勿助乃所有事之工夫也求方圓者必於規矩舍規矩則無方圓舍勿忘勿助則無所有事而天理滅矣下文無若宋人然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可見也不意此公聰明未知此要妙未見此光景不能無遺憾可惜可惜勿忘勿助之間與物同體之理見矣至虛至實須自見得○子嘉問克己復禮一功也己克而禮自復禮復而後己可言克矣蓋一心之中理欲不容並立也或者專言克己必己私克盡而後禮可復則程子生東滅西之語何謂乎若謂初學之士習心已久不免己私之多故先言克己以覺之即先正所謂非全放下終難湊泊之謂也以此爲講學始終之要恐非中正也殊不知言復禮則克己在其中言克己

則復禮不外矣若得其要於勿助勿忘之間雖言克己亦可也若不得其要不知所克者何物縱云克己亦不過把持而已焉能盡克而不生乎若謂顏子之功尚亦如此況其他乎蓋顏子之姿生知之亞故已一克而即去不萌所謂不貳過是也非若後世一一而克之之謂也或以為存天理無所捉摸不若克己之為切是蓋未得其功於勿助勿忘之間者也若果能有見於勿助勿忘之間則已私又何容乎嘉以為既真有所見復於受病深者而克之則日漸月磨已不知而自克也嘉之所見或亦偏墮而不知伏惟詳示先生曰克己復禮固不是二事然所謂克已者非謂半上半下也去之盡乃謂之克也已私纔盡天禮立復若其不繼又復如初惟隨處體認天理最要緊能如是則克復在其中矣謂體認天理不如克己者蓋未知此且克己惟以告顏子而不以告仲弓諸人蓋非人人所能也今人只說克己耳又何曾克來若待到知是己私時其機已往又安能克惟是祗悔耳○子嘉問隱顯無間動靜一功子所雅言也或者不求立其本體而專磨煉於事遂詆靜坐者為非夫靜坐而不求諸人事而後可以言偏矣若專用力於事而不求見本體則與靜坐之弊均矣又何諂彼耶不知所謂磨煉者又何物耶況所謂隨處體認天理非專於事也體認也者知行並進之謂也識得此天理隨時隨處皆知行並進乎此天理也若曰隨事則偏於事而非中正矣毫釐千里之差所係不細伏惟垂教先生曰體認天理而云隨處則動靜心事皆盡之矣若云隨事恐有逐外之病也孔子所謂居處恭乃無事靜坐時體認也所謂執事敬與人忠乃有事動靜一致時體認也體認之功貫通動靜隱

顯只是一段工夫。○問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夫動靜一也。而爲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則動靜各自爲一物矣。謂常體不易者爲靜。妙用不息者爲動。則所謂靜極復動。動極復靜者。不可通矣。夫所謂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者。其以天地之形體言之乎。抑以其性情言之乎。以其形體言之。則天主動。地主靜。動靜分矣。以其性情言之。則所謂陽變陰合。而生金木水火土者。又何謂也。願示。先生曰。觀天地間只是一氣。只是一理。豈常有動靜陰陽二物相對。蓋一物而兩名者也。夫道一而已矣。其一動一靜。分陰分陽者。蓋以其消長迭運言之。以其消。故謂之靜。謂之陰。以其長。故謂之動。謂之陽。亘古亘今。宇宙內只此消長。觀四時之運與人一身之氣可知。何曾有兩物來。古今宇宙只是一理。生生不息。故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見之者謂之見道。○問白沙先生有語云靜坐久之。然後吾心之體隱顯呈露。常若有物。觀此。則顏之卓爾。孟之躍如。蓋皆眞有所見。而非徒爲形容之辭矣。但先生以靜坐爲言。而今以隨處體認爲教。不知行者之到家果孰先而孰後乎。明道先生曰。天理二字是某體貼出來。是其本心之體。亦隱然呈露矣。而十二年之後。復有猶心之萌。何也。意者體貼出來之時。方是尋得入頭去處。譬如仙家之說。雖是見得元關一竅。更有許多火候。溫養工夫。非止謂畧窺得這個景象。便可以一了百了也。如何如何。先生曰。虛見與實見不同。靜坐之間。心熟後。雖終日酬酢萬變。朝廷百官萬象。金革百萬之衆。造次顚沛。而吾心之本體澄然

無一物何往而不呈露耶蓋不待靜坐而後見也顏子之瞻前忽後乃是窺見景象虛見也至於博約之功既竭其才之後其卓爾者乃實見也隨處體認天理自初學以上皆然不分先後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卽隨處體認之功連靜坐亦在內矣○問無在無不在只此五字循而行之便有無窮難言之妙白沙先生所謂高明之至無物不覆反求諸身不在於人欲也無不在者無不在於天理也羣籟謂此五字當渾全以會其意不當分析以求其義分析則支離矣既有學問思辨之功意不向別處走不必屑屑於天理人欲之分析也此緊關終身受用之地更願發揮歸與同志者共之先生曰此段看得好五字不可分看如勿助勿忘四字一般皆說一時事當此時天理見矣常常如此恒久不息所以存之也白沙先生所謂欛柄在手者如此

此乃聖學千古要訣近乃聞不用勿助勿忘之說將孰見之孰存之乎是無欛柄頭腦學者不可不知○問神易無方體學者用無在無不在之工夫當內外動靜渾然之兩忘也蓋工夫偏於靜則在於靜矣工夫偏於動則在於動矣工夫偏於內則在於內矣工夫偏於外則在於外矣非所謂無在無不在也非所謂無不體也非所謂活潑潑地也切料如此不知其果然否乎先生曰神易最可玩此當以意會不可以言盡也當知易是甚神又是甚皆是勿忘勿助無在無不在之間見之何內外動靜之分會得時便活潑潑地○問天地之心動而無動靜而無靜之妙晝夜寒暑古今而無不然也而此獨以亥子爲然者必有說矣願聞所謂亥子中間者先生曰動靜之間卽所謂幾也顏子知幾正在此一著○道通復問惟意必固我故不能貫通

心事合一持養否先生曰惟不於心事合一持養心地不能灑然而物來順應則每事擬議商量憧憧憬憬便是意必固我○先生曰先師白沙先生與子題小圓圖屋詩有云至虛元受道又語予云虛實二字可往來看虛中有實實中有虛予謂太虛中都是實理充塞流行只是虛實同原○先生曰戊子歲除召各部同志諸君飲於新泉其論大道飲畢言曰諸君知忠信為聖道之至乎學者徒大言誇人而無實德無忠信故也故主忠信忠信所以進德直上達天德以造至誠之道忠信之外無餘事矣既而語羅民止周克道程子京曰忠信者體認天理之功盡在是矣中心為忠心中故實是謂之信心之不實全是不中不正之心為之問如何中心曰勿忘勿助之間則心中矣○孟津問心之本體莫非天理學者終日終身用功只是要循著天理求復本體而已本體何分於動靜乎明道云須看喜怒哀樂未發前作何氣象延平之教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象山誨學者曰須在人情事變上用功夫喜怒哀樂情也亦事也已發者也一則欲求諸已發一則欲看諸未發何與窮意三先生之教一也明道為學者未識得本體看未發之前氣象正欲體認本體也認得本體方好用功延平亦明道意也象山恐學者未識於實地用功即墮於空虛滯蕩便有岐心事為二之病人情事變乃日用有實地可據處即此實地以體認吾心本然之天理即人情事變無不是天理流行無不是未發前氣象矣若不從實地體認出來竊恐病痛未除猶與本體二也幸賜明教先生曰師云來問亦看得好三先生之言各有所為而發合而觀之合一用功乃盡也吾所謂體認者非分已發未發未分動靜所謂

隨處體認天理者隨已發未發隨動隨靜蓋動靜皆吾心之本體體用一原故也如彼明鏡然其明瑩光照者其本體也其照物與不照物任物之來去而本體自若心之本體其於未發已發或動或靜亦若是而已矣若謂靜未發為本體而外已發而動以為言恐亦有岐而二之之弊也前輩多坐此弊偏內偏外皆支離而非合內外之道矣吾心性圖備言此意幸深體之○先生曰主一主一個天理陽明常有此言殊不知無適之謂一若心主一個天理在內即是物即非一矣惟無一物乃是無適乃是主一這時節天理自見前矣觀此則動容貌整思慮未便是敬乃所以生敬也○問由求亦要為邦曾點要灑然為樂其志復不同者豈聖人以其事迹觀之顧有取於窮居樂善而不取於用世行志者耶但其間有大意存焉謂理之無在無不在也夫有點之樂突必舍去國事適清閟之地浴沂詠歌而後樂之乎為邦亦是曾點合當為的使由求赤得點之意則何嫌於用世但三子見得一處點見得無處不是此理使點只認得彼處是樂亦猶夫三子之屑屑事為矣而謂之見大意乎孔子仕止久速未嘗留意孟子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是何物也可因與窺與點之意矣請問是否先生曰會點正為不曾見得無處不是此理意思故須求風浴詠歸始樂若見得則隨處體認天理流行則為邦為政何往而非風浴之樂點雖樂優於三子然究竟言之過猶不及耳終是未能一貫若以此為堯舜氣象則又認錯堯舜了也○問人心與天地萬物同一體是則然矣但學者用功只當於勿忘勿助上著力則自然見此心虛明之本體而天地萬物自為一體耳故曰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

其倚於衡也曰古人見道分明曰已見大意曰見其大皆指見此心本體言之爾若為學之始而遽云要見天地萬物為一體恐胸中添一天地萬物與所謂守一中字者不相遠矣是否先生曰吾意正如此勿忘勿助心之中正處這時節天理自見天地萬物一體之意自見若先要見是想像也王陽明遂每每欲矯勿忘勿助之說惑甚矣○問為學之始雖不可遽云要見天地萬物一體然為學之初亦不可不知天地萬物與吾一體蓋不知此體則昧於頭腦矣故程子曰學者須先識仁體先生亦嘗教予先曰鼎內若無真種子却教水火煮空鐺又曰須默識一點生意此乃知而存也韋推官止見得程子所謂存久自明以下意思乃存而知也竊疑如此未知是否先生曰固是大頭腦學者當務之急然始終也須於勿忘勿助處見○先生曰知崇而禮卑中行之士也行者中路也以上便可到聖人地位狂者有智崇而無禮卑猶者有禮卑而無智崇孔子思得狂猶蓋欲因其一偏之善抑揚進退之狂猶交用則智崇禮卑天地合德便是中行可踐迹而入聖人之室矣○先生曰楊慈湖豈是聖賢之學乃真禪也蓋學陸象山而又失之者也聞王陽明謂慈湖遠過於象山象山過高矣又安可更過觀慈湖言人心精神是謂之聖是以知覺為道矣如佛者以運水搬柴無非佛性又蠢動含靈無非佛性然則以佛為聖可乎○先生曰聰明聖知乃達天德故入道係乎聰明然聰明亦有大小遠近深淺故所見亦復如此曾記張東海謂定性書動亦定動亦是定有何了期王陽明近謂勿忘勿助終不成事夫動靜皆定忘助皆無則本體自然合道成聖而天德王道備矣孔孟之後自明道之

外誰能到此可知是未曾經歷二君亦號聰明亦止如此故人之聰明亦有限量○先生曰有以知覺之知爲道是未知所知者何事孟子言子將以斯道覺斯民則所覺者道也儒釋之分正在此○懷問體認天理最難天理只是吾心中正之體不屬有無不落方體纔欠一毫已便不是纔添一毫亦便不是須是義精仁熟此心洞然與之爲體方是隨處體認天理或曰知勿忘勿助之間則見之竊謂勿忘勿助固是中規然而其間間不容髮又不是箇有硬格尺可量定的只這工夫何緣便得正當先生曰觀此可見吾輩實心尋求來所以發此語天理在心求則得之夫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但求之自有方勿忘勿助是也千古惟有孟子發揮出來須不廢絲毫人力欠一毫已便不是纔添一毫亦不是此語最是只不忘助時便添減不得天理自然見非有難易也何用硬格尺量耶孟子曰物皆然心爲甚吾心中規何用權度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會稽後學　莫　晉寶齋
莫　階芝庭　校刊

太僕呂巾石先生懷

呂懷字汝德號巾石廣信永豐人嘉靖壬辰進士自庶吉士出為給事中復入春坊以南司業掌翰林院事遷南太僕寺少卿致仕先生受學於甘泉以為天理良知本同宗旨學者工夫無有著落在自說同說異就中指點出一通融樞要只在變化氣質故作心統圖說以河圖之理明之一六同宗二七同道三八為朋四九為友各居一方五十在中如輪之有心屋之有脊兼統四方人之心是五十也陰陽合德兼統四端命曰人極至於氣質由身而有不能無偏猶水火木金各以偏氣相勝偏氣勝

則心不能統之矣皆因心同形異是生等差故學者求端於天不爲氣質所局矣先生之論極爲切實可以盡橫渠之蘊然尚有說夫氣之流行不能無過不及故人之所稟不能無偏氣質雖偏而中正者未嘗不在也猶天之寒暑雖過不及而盈虛消息卒歸於太和以此証氣質之善無待於變化理不能離氣以爲理心不能離身以爲心若氣質必待變化是心亦須變化也今曰心之本來無病由身之氣質而病則身與心判然爲二物矣孟子言陷溺其心者爲歲未聞氣質之陷溺其心也蓋橫渠之失渾氣質於性先生之失離性於氣質總由看習不清楚耳先生所著有律呂古義歷考廟議諸書

巾石論學語

竊謂天道流行命也與心俱生性也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實一本耳前後五者皆性於已而命於天世之人但知以前五者爲人性而不知節之以天理以後五者爲天命而不知求之於人心故孟子謂聲色臭味安佚之欲與心俱生人之性也然有本之天理而不可易者君子固不謂由於人性恣然自肆而不思所以節之於理也仁義禮智天道之懿一理流行天之命也然有根於人心而不容僞者君子固不謂出於天命而不思所以性之於已也夫心卽理理卽心人心天理無非中者然性本人心而有不出於理者是形氣之私而非性之眞命出天理而有不根於心者是拘蔽之姿而非命之至性命合一天人不間知而行之此孟子之所以亞聖也（答毛介川）○氣之存亡間不容髮一

念之得則充塞天地一念荷失即墮落體膚是故孟子論養氣必以集義爲事此氣流行生生不息是吾之本心也義與心俱何以待集蓋忘助間之耳忘助人也勿忘勿助則義集人欲泯而天理流行矣程子謂勿忘勿助與鳶飛魚躍意同正謂是也（答曾廓齋）○此理此心流行天地默而識之隨處充足烟花林鳥與態同情俛仰之間萬物一體不言而喻若只恁地操持恐不免只是義襲工夫到底得聖門所爲難耳（同上）○不覩不聞即吾心本來中正之體無生無弗生無存無弗存苟有絲毫人力便是意必固我而生存之理息矣故君子戒謹恐懼常令惺惺便是生存之法（答咸南山）○天以生物爲心生生不息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聚散隱顯莫非仁體性之所以與心俱生也循是出入是實有不得已而然者道之無內外無終始也直立天地貫始終內外而一之者人之所以爲仁也毫髮與道不相入便是不仁便自不貫便屬滅息是故君子盡心知性知天存心養性事天皆所爲以道仁身俟此命之流行也（答唐一菴）○天命之中無不包貫此吾心本體也此心同此理同其爲包貫亦無弗同流行神理豈有豐嗇厚薄哉唯其流行而旣形焉於是二氣分五行判交錯不齊而理之神有不能盡然者矣非其本體之神有豐嗇厚薄也蓋陰陽五行適得其初則中中則心存心存則本體洞然而無所障蔽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其神固不改也陰陽稍偏皆屬障蔽偏陰知柔偏陽知剛其障淺薄者易化深長者難化及其化也淺薄者可盡而深長者雖功深力至欲其本體清明瑩然如初畢竟不能譬如濁水昏涸之極雖澄清之久畢竟不如泉流初出山下之體也謂繫於所稟神理之數不齊雖得

理氣合而不分然不免墮於理氣混而無別之弊與蔣道林○心統鄙說正爲發明性善本於天理其言偏仁偏義氣質等語緣只事指點病根之所從來蓋性統於心本來無病由有身乃有氣質有氣質乃有病有病乃有修是故格致誠正所以修身戒懼愼獨所以修道身修道立則靜虛動直天理得而至善存矣非以氣質爲惡性與性善待並出也同上○靜坐工夫正要天機流行若是把定無念即此是念窒塞天機竟添一障且如平旦好惡與人相近與見孺子入井怵惕惻隱之心盡屬動處何曾把定無念蓋一陰一陽謂道繼善成性乃是天則合下是個聖人之資稟天地至和之氣以生性道流行止於至善何動何靜只爲吾人稟氣不免有偏勝去處旦晝紛紛客氣浮動念慮相仍盡屬軀殼間有良心透露去處也自混過旋復埋沒故程子靜坐之說正欲和靖於靜中透露天機庶幾指點下手工夫方有著落其說實自孟子夜氣四端發揮出來雖然天德不可强見須涵泳從容不著一物優而游之厭而飫之恍然而悟悠然而得方是實見此則所謂莫見莫顯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者只此意流行不塞便是王道吾輩但得此意常在不令埋沒即就日用感應正處徹取亦得不必拘拘專任靜坐間耳與楊○古今天下人才不相上下辟如倉公之筒藥食品類與今天下之醫之筒不甚相遠也而其生人殺人之功頓殊察脈診病主方用藥有當有不當耳居今之時治天下之事尚使盡當天下之才挽回之勢當必有可觀未可遂謂今天下盡無人也與歐陽南野○不肖妄意聖學嘗從諸賢之教作大公順應工夫日用應酬胷中頗覺定靜久久從容校勘雖有一二偶合去處

然以揆之聖賢之道以爲便只如此則盡未也因而不能自信反求其故又三十餘年始悟心同形異知愚賢不肖之所自生以氣質有蔽之心只持無念便作大公順應此其所以終身由之而不可以底於道也（答周都峰○昔人謂安土敦仁天下一人而已蓋種種病痛都從自家軀殼上生試從天下一人上理會東西南北到處即家進退窮通何往非我如此省却多少魔障（答趙雪屏○來諭性無氣質知有聞見氣質不能累性良知必籍聞見而後致愚不敢以爲然夫聞見者形氣之所感發也形氣不偏合下盡如聖人隨感而應此雖紛華波蕩之中猶自無聲無臭上天之載於是乎存而何聞見之與有若或氣質偏勝則感應失中此其軀殼物而不化之氣暗著心體所以往往自謂聲臭俱寂而不知其閉目靜坐猶自墮落聞見學問思辨兀兀窮年終日終身只逐聞見上奔責良知之致又將焉藉哉（編見古來聖賢求仁集義戒懼愼獨格致誠正千言萬語除却變化氣質更無別勾當也（復黃損齋○易言直內方外通書言靜虛動直皆兼舉互言畢竟是有內有外有動有靜欲一之不能若固能侗不分以爲一則言靜不必言動言內不必言外言動與外不必又言靜與內致一之功要有不在區區上求同而有無隱顯通一無二乃必有道矣心也者陰陽五行之中也有無隱顯一以貫之理也孰非心者氣質偏駁則感應失中內外動靜不得其理而一之道病是故君子隨分致力直之方之虛之直之理行心存氣變質化無內外無動靜純一不二而學之能事畢矣然則存省之旨亦何病於致一哉世之學者不責支離之病於氣質而求一於虛直直方之間適責支離於內外動靜必求合

併於分以致一。此其所以言愈神而道愈遠。功愈密而幾愈離也。（與黃滄溪）○方今吾輩學問不可謂盡無豪傑之才。眞切之士。出於其間。只爲學術欠明。往往一出門來。便以見成聖人認在身上。却不去實反之身心。極深研幾。以求自得。是以自謂物來順應。而不知已離大公之體。自謂感而遂通。而不知非復天下之故。所以中庸卒章。既言學者立心爲已。而必繼之以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意可識矣。（答謝顯）○近與一學者詩云。直須對境無差錯。方是山中善讀書。仲木究竟此學有年。方今嘗自視對境何如。大學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今之爲政者。其當官未必盡不如古人。要之其清其慎其勤。緣只是做官。曷嘗有保赤子之心在此。所以雖極力綢把支持。而卒不免於做也。（答沈仲木）○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只今吾子但有好惡念頭。須從父母心中流出方是實學。（答趙敏行）○竊嘗以奕喻之。羲畫八卦。是棋盤定局。文王八卦文說出一個行路。車是直行。馬是日行。象是田行之類。周易六十四卦。如對局下棋。又說出一個棋勢變處。是如此時要如此行。是如彼時又要是如彼行。雜卦傳却是發明周易卦變。只是一個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之道。是故六十四卦者。三十二卦闔闢之謂也。有吉有凶。有消有長。有進而存。有退而亡。是故剛柔憂樂。與求見雜起止盈衰之類種種不同。而其爲一闔一闢。一往一來。無非道之變動。夫子觀時察變。其於易也。思過半矣。（答詹孟仁）○太極之極。即下文陽極生陰。陰極生陽之極。極處便是生處。此陰陽統會之中所爲天地之心。不動不靜之間是也。故言易有太極。陽爲陰根。陰爲陽根。一理流行。生生不息。

是則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故言太極本無極也（答葉德和）○種種計較利害得失之私都向氣質上生德性用事百般病痛都消是故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直則直讓則讓只有百前一個道理易嘗有個直之不可讓之不可道理在昔日太王避狄何曾生著一個讓之不可之心世守勿去何須多著一個直之不可之心讓之不可直之不可畢竟是計較利害得失之私氣質所生也（同上）○古人無入不自得境界元不是一切丟放度外只求一快活便了其曰素位而行千緒萬端物各付物不知有多少條理在反身循理莫非天則流行之實活潑潑地有絲毫人力不得而與焉者此之謂自得這個境界若不由戒懼慎獨格致誠正上得來恁他說何活潑潑地若丟放得下便是強自排遣（同上）○天理良知本同宗旨誠得原因著脚則千蹊萬徑皆可入國徒狥意見不惟二先生之說不能相通古人千門萬戶安所適從今即使子良知天理之外更立一方亦得然無用如此故但就中指點出一通融樞要只在變化氣質學問不從這上著脚恁說格致說戒懼說求仁集義與夫致良知體認天理要之只是虛弄精神工夫都無著落（同上）○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天則也天則流行陰陽未有偏勝闔闢往來本自生生不息形聚質成軀殼氣生陰陽交駁志以氣行而天道或幾於息矣以故一旦軀殼既敝積陰不化之氣不可反升於天依草附木爲鬼爲祟頓令此身飄流散落弗獲歸根復命與草木同朽腐而已矣天之生物使之一本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繼善成性不以生存不以死亡生生化化通乎死生晝夜而知者歸根復命之謂也雖謂之不死可也

釋氏說法度人宗旨不過以蘊空之說爲根本聲音之道爲作用不落鬼道爲法門今所傳心經字母其本教也而其爲末法又不過窺見世俗積惡任氣死則物而不化鬱陰愴悽游魂如夢直以鐃鼓聲音散之是驅之速於滅亾而已豈有所爲聖賢安身立命之道哉予昔爲太僕時直宿隸舍以夜中有鬼投石隸舍終夜不息隸舍之西爲亭池空地直統衙後予視之見有空房一直幽陰閒寂蓋人跡所不臨之地予問此何房有老隸答告以故予曰噫嘻積陰聚而不散以聲音散之當止乃令直夜敲擊幫鈴叫噪其中旬日之間鬼不復投石予豈嘗修齋念佛效法超度邪聲音散之已焉耳（答祝介卿）○道心惟微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也聲臭皆屬氣質爲輕躁爲怠忽粗率浮動百孔千瘡皆從此發危莫甚焉是故精者不粗之名一者不二之名不

（德微）○予年十八九時切慕聖賢之學日涉蹊徑旋開旋塞一日讀延平語錄教人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予竊嘗試之積日累月稍覺氣質漸次清明問學漸次得力是故喜怒哀樂未發豈真寂然無覺之謂也苟真寂然無覺則戒愼恐懼孰存其誠而已是故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誠之不可掩也曲能有誠推而致之形著動變誠斯立焉至誠之德著於四方悠遠博厚高明而一本之道備矣是故不知反觀不可與語於閒存不知閒存不可與語於戒懼此吾儒存省思誠之學與異端枯寂蘊空毫釐千里之辨其曰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非可觀者幾何其不流而爲虛無之續也（李靜齋榮獎序）○一友曰日用應事只從心之安處便是良知又一友曰予往於此

心之不安處求而得之。東廓曰。良知者。心之眞知也。天然自有之中也。良知發於心之所安。固也。非其所安之正而發也者。非心之眞也。發於心之所安。固也。非其所以不安之正而發也者。非心之眞也。皆病也。氣質誘之也。是故戒懼慎獨之慎。從眞學者只常常戒慎不離。無分寂感。一以貫之。此其爲致良知而已矣。東廓先生文集序　○廣信婁一齋先生。受業康齋之門。歸與其徒論學。能陽氷豐潘夏二先生遊焉。潘德夫方正嚴毅。終日終身。出入準繩規矩。夏東巖則性度春和。涵養純粹。人以明道方之。懷嘗謁先生於家。先生飲之。其姪貞獻新釀秫酒。請爲令。先生時方督學山東。笑語懷曰。某此去不能爲新奇酒令。但循古套行酒。期於浹洽。不亦可乎。先生兩楹對語。有天人一處須由敬。內外忘時始是仁之句。先生指謂懷曰。某平生問學。只此二語。是用功最得力處。東巖文集序　○聖人之道在心。心之道在天地。天地之道見於陰陽。陰陽之道著於易。河圖之數。易數也。而天地聖人之道存焉。是故易有太極。太極者。天地之心。陰陽所始實無始也。陰陽所終實無終也。一理動靜。兩儀肇分。一二三四五。水火木金土生焉。六七八九十。水火木金土成焉。生者爲動爲陽爲天。成者爲靜爲陰爲地。動陽之陽。一二爲太陽。陽之陰三四爲少陰。靜陰之陰。六七爲太陰。陰之陽。八九爲少陽。中分二儀橫列四象。一變一合。八卦相盪。天太陽之陰。一水生象乾。太陽之陰。二火生象兌。少陰之陽。三木生象離。少陰之陰。四金生象震。地太陰之陰。六水成象坤。太陰之陽。七火成象艮。少陽之陰八木成象坎。少陽之陽。九金成象巽。天卦四。地卦四。一六同宗位北水。二七同道。位南火。三八爲朋。在東木。四九爲友。居西金

陽極於五、陰極於十、如輪之在心、如屋之在脊、合之有中、分之無迹、兼統四方、有極無極、土之所以成始成終、太極之象也、方其天道流行動而生陽、一二三四、陽動斯極、太極生陰、造化萬物、陽變爲感、應隨陰合、洪纖高下、各肖形色、六七八九、四陰一氣、地道終事、陰極陽至、天根動萌、精純粹美、是故心生形成、萬物咸備、少陽木之性仁、太陽金之性義、少陰火之性禮、太陰水之性智、信兼四德、五性是具、心統性情、道根天地、乾道爲性、坤道爲情、是故仁之端惻隱、寬裕温柔有容、少陽木之應也、義之端羞惡、發强剛毅有執、太陽金之應也、禮之端恭敬、齊莊中正有敬、少陰火之應也、智之端是非、文理密察有別、太陰水之應也、剛柔之中、陰陽合德、兼統四端、命曰人極、人極者、心也、是故知覺運動、未足以盡心、陰陽有統、剛柔有中、三極一本、原始要終、心之則也、是故禽獸夷狄有知覺、亦有運動、生同大原、成襲偏氣、陰塞陽拘、識心私己、草木之無知識、偏塞之極也、人亦物也、動靜變合、周流復始、陰剝陽生、虛含萬理、此其形合神存靈通知類也、然陽奇陰耦、天清地濁、陽以陰成、天從地作、游氣因依、互有純駁、純者聖、駁者愚、心同形異、是生等差、故木多偏仁、金多偏義、火多偏禮、水多偏智、陽多偏剛、陰多偏柔、多微者偏多甚者惡、五性感動、弗由於則、人心妄、天理褻、此其所以去禽獸夷狄不遠也、是故善學者恒求其端於天、正心正此、脩身脩此、擇善擇此、固執執此、理得心存、氣變質化、行此四德、徹上徹下、無餘欠無假借、天人同歸、死生晝夜、孟子言盡心知性知天、存心養性事天、修身立命、至矣哉、心統性情圖說

侍郎何吉陽先生遷

何遷字益之號吉陽德安人嘉靖辛丑進士除戶部主事歷官至南刑部侍郎萬歷甲戌卒年七十四先生從學於甘泉京師靈濟之會久虛先生入倡同志復之先生之學以知止為要止者此心感應之幾其明不假思而其則不可亂非止則退藏不密藏不密則眞幾不生天則不見此與江右主靜歸寂之旨大略相同湛門多講研幾而先生以止為幾更無走作也其疏通陽明之學謂舍言行而別求一心外功力而專任本體皆非王門種子亦中流之一壺也張鹵疏先生撫江右不滿人望惜哉

吉陽論學語

自釋氏出儒者襲之相率以虛爲知而卒無以體物弊亦久矣近代致知格物之學復明學者類知求諸應感之幾以順性命而成化育於是天聰明之蘊庶幾爲天下利而空寂窠臼若將推而易之由孟軻氏以來未有臻斯旨者蓋孔門遺意也此義既明誦說漸廣世之學者乃或不能究其微而高明之士又益過之承接依稀之見自信當下修然以爲流行而反之天則往往疎漏粗浮將使明明德於天下之學又復一晦而彼空寂者流反將以其所獨至者掩之此豈致知格物本旨哉予嘗遡而求之道有本末學有先後大學教人以知止爲先而後定靜安慮由之知止而後能定靜安慮者致知以格物也定靜安慮而後能得者物格而後知至也是故知止之義雖高明之士有不

能舍之以徑趨者甚哉聖人爲學者慮至深遠也止者此心應感之幾其明不假思而其則不可亂善而無善所謂至善也有所不止焉思以亂之非其本體也是故聖人亟指之而欲以其知及之信其本無不止之體而究其有所不止之由即應感之間察流行之主使所謂不思而明有則而不可亂者卓然見於澄汰廓清之餘而立於齋莊凝聚之地是則知止之義蓋致知格物者所必先而聖人之所爲亟指也由是而定靜安慮其爲消融長裕雖甚敦篤精密思以效與能之才而不可廢然非知止抑孰從而竭之蓋不知止則其思不一其思不一則其主不藏其主不藏則其幾不生其幾不生則其則不見如是而曰定靜安慮皆誣而已學焉而不得其旨其流未有不至於漫焉以自誣者夫以梏亾反覆之體侈然於感應之間而欲責其當下流行之幾以充致知格物之量是猶照於塵鑑而計溝澮之必江河也愈可得哉彼高明之士苟能反身而察比之亦可自悟矣贍滄守胡子序○陽明之學要於心悟而取撰於致知將以探言行所本闊夫滯見聞而習度數者之非而究其知出於自然亦以信其所不息而擴其所必燭彼舍言行而別求一心與夫外功力而任本體皆非其旨也嗣後一傳百訛師心即聖不假學力內馳見於元漠而外逃失於躬行後生不察遂謂言行不必根心而聖人之學不足達於用由是繼之以畔夫良知曰致蓋必舉其靈昕圓神出於自然者恍然澄定於廓清凝聚之餘而曰見其參立於前而後養以長裕漸以銷融使其精微中庸皆將畢於竭才以幾渾合如是則所謂心悟者非百倍其功不可入而至於長裕銷融固未嘗忘所有事也此豈無假於學哉龍岡摘稿

序○理一而分殊。知先後者。其庶乎。知止。始條理也。立主宰以統流行。非遺外也。先立乎其大者爾。定靜安慮。終條理也。流行中精此主宰。非離根也。致其用焉爾。儱侗似理一。防檢似分殊。遠矣哉。然則奈何。曰由知止焉精之而已矣。○知者。行之主。行者。知之用。良知良能。其體一也。學者致知格物。其功夫亦一也。學者能使其明覺之幾。歸於精實。則知行一矣。虛見非知也。襲義非行也。二之故也。二之者。離其體之謂也。故立本以利其用。君子務焉。○成已即能成物。非推也。傅有之。有諸已而後求人。無諸已而後非人。奈何。曰道有本末。學有先後。始也盡其性而物體焉。所以道之也。既也察諸物而性盡焉。所以齊之也。齊而不道謂之無本。覇術是已。道而不齊謂之遺末。二氏是已。有始有卒。聖學其幾矣乎。○周一已之善。仁歟。贊一世之化。知歟。天地萬物有根窾焉。往古來今有宗統焉。君子中天下定四海。仁知之事也。乃所性則不斑焉。些子頭柄。全其爲人之道而已。故人也者。天地之靈也。萬物之命也。往古之藏。來今之準也。知此謂之知學。信此謂之信道。○學必有見。見不以默。是神識也。非性之明覺也。學必有造。造不以深。是襲取也。非性之眞養也。學必有措。措不以時。是力魄也。非性之動以天也。性者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見而無見。是爲眞知。造而無造。是爲實詣。措而無措。是爲當幾。故習以學者。不離乎節檢名義。勳庸藝文之間。而不得夫節檢名義。勳庸藝文之迹。此於其質。不已化而趨於中乎。○居仁由義。窮居即大行也。視達道何損焉。成器而動。大行即窮居也。視求志何加焉。○夫學性情而已矣。不怨不尤。孔子所以學天也。不遷不貳。顏子所以學聖也。○性。天命也。宏之存乎人。不

慮而知。其誰命之。故不信天。則學無從。不竭人。則道不致。知天焉盡矣。○人我立達。天所爲也。性其仁乎。然立達不先近。無可取譬。能此乃謂求仁。遺已急人。非天所爲爾。故求仁莫先反身。○退藏於密。神智出焉。惟洗心得之。乃見天。則天無本末。然其主不藏。則其幾不生。退藏其至乎。洗心要矣。○造詣涵養。皆自見始。忿見而修。以身至之。日虛日新。不見其止。造詣極矣。涵養矣。俟焉。即見爲守。不可語悟。以是爲涵養末矣。○生之謂性。原無對待。克伐怨欲之心。即惻隱羞惡之心。只從不慮出來。則爲性。從軀殼上起。則爲妄。顏子不絕妄念。只妙悟此性。性性生生。則雖習心未淨。自無住脚處。如此。乃能立本經綸。知化育也。務絕念。并本來生機。一齊滅熄。遂使天地之化。都無從發生。安得爲仁。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郡守洪覺山先生垣

洪垣字峻之。號覺山。徽之婺源人。嘉靖壬辰進士。以永康知縣入爲御史。轉溫州知府。閒住歸。凡四十六年而後卒。年近九十。先生爲弟子時。族叔瘖從學文成歸而迎所得。先生頗致疑與精一博約之說。不似其後執贄甘泉。甘泉曰。是可傳吾鈞臺風月者。丁未秋。偕同邑方瓘卒業東廣。甘泉建二妙樓居之。庚申。甘泉約遊武夷。先生至南安。聞甘泉訃。走其家。哭之。越兩月而歸。先生謂體認天理。是不離根之體認。蓋以救師門隨處之失。故其工夫。全在幾上用。幾有可見。未幾則無見也。以幾爲有無

會稽後學莫晉寶齋　校刊
莫階芝庭

接續之交。此即不睹不聞為未動念時獨為初動念時之舊說也。不知周子之所為幾者。動而未形有無之間。以其湛然無物。故謂之無。以其炯然不昧故謂之有。是以有無合言。不以有無分言也。若自無而至有。則仍是離根之體認矣。先生調停王湛二家之學。以隨處體認恐求理於善惡是非之端。未免倚之於顯。是矣。以致良知似倚於微。知以知此理。以無心之知為真知。不原先天。不順帝則。致此空知何用。夫知主無心。所謂不學不慮矣。載也。帝則也。以此知為不足恃。將必求之學慮。失却道心之微。則倚之於顯者。可謂得矣。得無自相矛盾乎。方瓘字時素。號明谷。初從甘泉於南都。甘泉即令其為諸生向導。甘泉北上。及歸家。皆從之而往。以學為急。遂不復仕。

覺山理學聞言

學者覺也。夷惠謂之心安則可。謂之悅則不可。蓋悅重知。不重行。知通乎行。故悅。行亦悅也。行局乎知。則雖知亦未免為障耳。白沙之見端倪。即於悅近之。

父母。根也。根孝弟是不離根發生處。故生生之謂仁。舍此便是無根之學。仁義禮樂。何實之有。○君子去仁。惡乎成名。非成君子之名也。古人名即是實。仁是體。名是事。安仁利仁是體處約處樂是事。○萬殊一本。是理。理一分殊。是功。分殊即在理一中。有感應。無分合。內外兼該。是貫處。蓋一則內外兼該也。若云以一理貫萬事。是二之矣。○忠是體。恕是用否。曰不分體用。皆於感應上見之。體則無可言。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行之即忠也。○天道無名。而忠恕有路。故曰違道不遠。然於命

脈則一爾。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心一也。在居處爲恭。在執事爲敬。在與人爲忠。日用只此三者。中間更無空閒間斷。便得仁體流通。○下學上達。至淡至簡。豈人所可與知。惟自知之。惟天知之。天知即於自知中見之。天人二途。中間更無別路。去人所以還天。人所不知者。即天知也。○行不貫徹。恐於事上著了脚。故有礙。子張問行。子貢問行。夫子惟告以忠信與忠恕。忠恕流通。即自無礙脚處。○設無此身。何意之有。爲其有身也。故人已形而好惡之意起焉。是已與人流通之關鍵也。通則格。不通則不格。通則格乎天地。不通則否塞消亡。知者察好惡而開意之金鍮也。知則覺而軀殼儉矣。故意有善惡。知則惟有善而無惡。知善知惡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如何。曰。知善知惡。眞知也。即眞知一路致之。以通格乎物。若添爲善去惡二字。似又加一轉

身。致與格二矣。○慎獨誠意。皆喜怒哀樂上消磨。不落虛見。○戒愼不睹不聞。須從大志願上。未接物而本體自在。已接物而本體自如。不涉覩聞。乃戒懼也。○戒懼不睹不聞。猛然一爐眞火。自然點雪不容。○喜怒皆天性流行。少離體便是遷。便是出位。遷對止而言。觀於未發之中。不但是怒時忿怒觀理。○從人欲上起念。便蹈危機。從天理上起念。便蹈安機。機動之初。自以爲細微。可以僥倖無事。故忽忽爲之。遂至於不可止。不知害已在其中。智者只觀理欲於毫芒。而利害不與。利害展轉。則昏塞愈甚。○言顧行。行顧言。顧不在言行。而在體認天理。一顧俱得。○經綸大經。其大不在功業。而在此心。心無私。則日用細微。皆大經也。○無惡於志。譬如日月著不得纖翳。故能無聲無臭。○志在幾先。工夫則於幾時。原非起念。○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本

體全功。不分動靜。○孟子不動心。在集義有事上。告子不動心。在不動心上。不得勿求。是欲效廓然而實私也。歸之內焉耳矣。彼長我長。彼白我白。是欲效順應而實逆也。成之外焉耳矣。是內便非外。不得勿求便彼長彼白。一病也。○勿求於氣是持志。而志與氣二。故曰志一則動氣。氣一動即心動矣。孟子之養氣。是志至而氣與志一。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氣安即心安矣。蓋心志皆氣之所萃。故不動氣者是不動心之要訣也。○不得勿求似不動心而實病心。似物各付物而實外物。○志氣一舟也。志至氣次是有舵之舟。運用伸縮只見舟不見有舵。氣一動志斯無舵矣。志一動氣執舵而用之者非其人也。○其為氣也配義與道。於天地之間縕時觀之。無理氣分合處。○孔孟言敬。言集義。言精一博約。皆是渾流片段工夫。不是逐事逐時照管。有時

事者感應耳。常寂常感。○助者無根之謂。集義工夫。止於根上著力。則雖奮迅勇果。亦是生意震發。槩謂之助不可。○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此情字是繼之者善善字上來。忽然之間。真情發見。即繼之之意。若施之事為。離幾已遠。其情不可得而見矣。○平旦未與物接。無好惡可見。而何以曰與人相近。只是其氣清明。無所好惡。便是相近。○舍生取義。以生與義並論。是不得已與醒常人語。若在賢者則真是生順死安。論義理。不論生死。豈有身與義對者。放者意也。非心也。求之者心也。致知之事也。故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以心使心。非矣。○盡性無工夫。工夫在盡心上。○吾人與萬物為體。身之精靈萬物之根也。反身而誠。天機流行。發育萬物。故樂仁體也。○行之著是生機露。習之察是生機精到神處。○楊氏為我。人自為人。物自為物。牛自

爲牛馬自爲馬而不以我與之是亦物各付物而實出於意見故無情○子莫執中是事上求中事上豈能有中來嘗記呂涇野馬西田崔後渠過朝廷香案一曰下馬一曰虛位講論未定其一曰子一脚下馬一脚不下如何可知執中自是無此理○命之流行有剛柔純駁而生生之本未嘗不在故剛柔純駁可以言偏而不可以言惡○道無不在隨位而在三百八十四爻總是一個思不出其位故曰位當位不當古人身無間也○問定性曰率性之謂道率性而行便不消言定定亦率也非率而定雖定未免有病○心不入細微還從聲色利名習見粗處蔽之○分殊在理一上流行如水各滿其器然○禁止矜持雖非善學然亦有可用之時與截瘧相似一截則元氣自復○天地之塞吾其體無欠缺處即是塞知此則知帥矣不必更見有塞

體段○風波不起本體和平自在○無知而無不知有無一體老子恃其所不知以爲知其知猶有著處蓋退以爲進也於寂體不似○變化氣質亦須有造命手從天命上轉變○思慮不定何故曰只爲心中有物在爾吾人居常有思做盜者否以其無此念也須廓然坦然强把著不得○問視聽爲氣聰明爲性何如曰視聽氣也亦性也視聽之聰明氣之粹而性之正者也以視聽爲非性則形色天性非矣○思從意起則滯思從心體則通○萬物不能礙天之大萬事不能礙心之虛○人處大運中吉凶悔吝無一息暫停聖人只隨地去看道理亦無停息所行有滯礙處必思有以通之其智益明○若要撥開頭上路先須推到面前墻面前何墻墻在吾心耳心不蔽則家國天下皆在吾格致中矣故物格意誠而心廣體胖○朱子謂儒以理爲

不生不滅釋氏以神識爲不生不滅夫理因神識以發儒豈能外神識以自存者但我儒理與神識爲一物而釋之神識恐理爲之障耳理豈爲障障之者意也○體認天理是不離根之體認○人只能一心一路如九河就道滔滔中行更無泛思雜念未應則此知渾然與物爲體既應則此知粲然物各付物若云意之所在謂之物似有無知無物之時其爲物不二與萬物載焉只是一物○五行相資相濟一時具備所以純粹中和而能爲四時之消息流行也有微著而無彼此有偏全而無欠缺若謂春夏秋冬各以一物自爲生克勝負謬矣蓋消息卽是生克也○變化氣質不如致良知之直截何如曰是當下頓悟之說也人之生質各有偏重如造形之器亦有志至而氣未從者譬之六月之氷安得一照而遽融之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夫子亦且不敢如此說故其變化直至七十不踰矩○東郭嘗云古人惜陰一刻千金一年之間有許多金子既不賣人又不受用不知放在何處只是花費無存可惜○婁一齋高冠佩劍所至傾仰至姑蘇桑悅來訪引僻書相難一齋未答悅曰老先生德性工夫有之道問學則未也一齋遂不與語○陽明嘗朗誦孟子終篇學者問之曰如今方會讀書一讀書去能不回頭尹先生曰耳順心得如誦己言○吾人心地常使有餘裕地步常使有餘閒隨吾所往自然寬博有容平鋪自在事變之來是非亦可照察不可竭盡心力彼此俱迫迫窄窄無展布處○大事小視之則可以見大變事常視之則可以處變若小而爲大常而爲變則不惟來叢脞之失而且有多事之害○人之聰明各有所從發之竅精於此或暗於彼故聖學專從全體上不在聰

明陽明云果是調羹鼎鼐手段只將空手去應副鹽梅汁米之類不患其不備也○聖人亦何嘗有過人的念慮有過人的事功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滿眼生意竹頭木屑皆家計也○被事占地步多只是心狹○至善無形何物可止不動於欲天則自如止水無波是也○不以軀殼起念即一念天下歸仁○學者無天下之志即是無爲已之志○念從知轉則念正知從念轉則知忘○明道猶心原不成念故謂之過吾人有過便連心攪動故謂之惡○此心流行之精而有條理可見者爲文威儀動作猶文之表末耳故惟精惟幾爲博文○先輩語言須虛心細玩不可輕忽置去一擔黃連通喫了方說甜語○百姓與知何以謂之日用不知曰百姓之病無根之病百姓之善亦無根之善主宰未立學問未講故也○有起念處即便有斷念時○

感應是有物時見不是有物時起起則有生滅矣眞知脫悟自然必照○日食之時以扇作圖圈承之其地影之圈亦隨日體盈虧以爲偏全可知本體不足雖垂照廣徧終是偏也○自私者必用智○明道曰性靜者可以爲學性靜便近本體非惡動也○以公言仁不足以見仁體以惺與覺言仁不足以見仁之全體惟夫子以愛人言仁周子以愛言仁仁之眞理自在不必更說是仁之用又添出一個心之德愛之理○心之虛處是性否曰惟眞虛斯能與天地萬物同流虛即性也然性無虛實○天地無心却有主宰在牛生牛而不生馬桃生桃而不生李要亦天地生生變化只有此數而已○眞知流行即是知行並進○幾乃生幾寂體之流行不已者感而遂通妙在遂字易之藏往知來俱在此中誠神幾也生幾須存誠爲主○工夫不難於

有事無事而難於有無接續之交於中蓋有訣竅焉志在幾先功在幾時言志則不分有事無事而眞機自貫如大學所爲如好好色如惡惡臭皆眞機也善幾著察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顏子知幾先天之學今之學者止於意氣作爲上論志不於天行乾乾主宰上論志非志則幾不神非志非幾而欲立未發之中於未應之先以爲應事主而應之者無心焉非影響卽虛見所謂體天理者豈是事物上推求豈是意念上展轉只從生機上時時照察幾是則通體皆是幾非則通體皆非蓋幾者性情之流行通乎知行而無息者也○學者每言無知知是虛靈開天闢地生生不死底物事窮神知化過此以往未之或知是到無聲臭無可言處未至於此豈可便說無知恐不免於信心妄用耳○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類天無偏而地氣有偏然天至於生時卽已入地氣矣天氣須從未生時觀來○人之過各於其黨黨生於性之偏豈惟食色雖佛老楊墨皆於吾人虛體仁義上偏重之亦不是性外突來物事無形安有影○道在求自得爾靜體渾融虛通無間原不在喧寂上故有用博約如有所立者有用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者各隨其姿稟方便以入其言靜以養動者亦默坐澄心法也不善用之未免絕念滅性枯寂强制之弊故古來無此法門然則如之何道以自然爲至知其自然動不以我斯無事矣故學在知止不在求靜○愼獨是靜功是動功曰言靜言動又恐學者於動靜時便生起滅惟幾則無間一體故也○問致知有起處如何曰知無不在致之之功則在於幾時蓋幾有可見未幾則無見也夫其所可見卽其所未見而未見者耳故致所見而其所未見者在矣動靜無

有二體。○氣質變化有要否。曰枯槁之發生以陽。氣質之變化以知。知透而行至。渣滓融矣。故曰陽明勝則德性用。乾道也。如雞抱卵亦然。○人之才智聰慧不同。莫亦繼善原初帶來否。曰非也。猶之生物然。濃淡華素色色各別者。地氣耳。天無形。地氣有形。人之質稟軀殼。地氣也。故學求端於天。

論學書

精粗一理。顯微無二。故善學者。從粗淺入細微。不善學者。從細微成議論。實用功者。從日用察鳶魚。不實用功者。從鳶魚成虛見。此中正之道。所以難也。（答甘泉）○垣竊以為戒懼事迹之功易。而戒懼念慮之功難。戒懼本體之功難。夫戒懼乎本體者。非志之主宰不能也。此處果無隱處。亦無懈時。顧在人自作之耳。近時謝惟仁有書論今人。只於義理上論學。不在合下工夫上論學。只於學上論病痛。不於己志真切上論病痛。又竊以為今之學者。止於意氣作為上論志。不於天行乾乾主宰上論志。所以終未有湊泊處。（東廓鄒）○竊念此生真惟有此一念。可以對越上帝。細細脩餘。猶是掩惡著善地面。縱饒此身全無破綻。畢竟於仁體乾體上無干也。噫。乾道之學。如百年鮮有聞者。自道丈發之。而吾人猶以大人之體翻為童觀之窺。乃遂謂之曰儒。其自小也甚矣。（寄鄒東廓）○格物即精一工夫。（東黃久菴）心齋之學。向志每以空疎為疑。近得執事所論修道工夫。小物必謹。則發心齋之蘊。非執事而誰。第於不睹不聞另立見解。尚與區區之意未合。夫不睹不聞。性之體也。惟其不睹不聞。故能體物不遺。體物不遺。即率性之道也。人惟有此不睹不聞體物不遺之體。而或不能不以忿助失之。故戒謹恐懼。所以存於

此身。猶之曰修身修心養性云耳。非謂必有一物而後可存養也。今曰性如明珠。原無塵染。有何睹聞。著何戒懼。故遂謂平時只是率性所行。及時有放逸。不睹不聞。然後戒謹恐懼以修之。夫既如明珠矣。既無塵染矣。不待戒懼矣。其所謂放逸者。又何從而有之。而又知之所謂率者。又何事守。平時無事。難以言功。止合率性。性本具足。不必語修。則誠似矣。然物交知誘。非有戒懼存於其間。則其所率所謂道者。果知其爲性道之本否乎。果如此說。非惟工夫間斷不續。待放逸不睹不聞而後脩。其幾亦緩矣。知及仁守莊涖動禮。此夫子自內達外示人以性道全體合下便是合一用功。非謂有知及仁守而又有莊涖動禮也。君子終日乾乾。忠信進德。脩詞立誠。聖賢以此爲教。吾人尚爾悠悠動輒見過。若謂只任自然便謂之道。恣縱涉於百姓日用不知。區區爲此說者。非謂率非自然也。愼獨精一。不容意見之爲自然者。自然之至也。（答顏鈞）

段只求致虛。不論著力。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志者主宰也。剛健純粹。通一身動靜。隱顯而運用之。若云眞有所見。則影響其將不免矣。炯炯靈靈。中中正正之何物乎。在目乎。在念乎。非目非念。何見乎。此恐未易言也。（答徐温泉文清）

一眞志在耳。故鄙人嘗謂志在幾先。而功在幾時。志從好學有之。幾從好學得之。故夫子獨稱顏子爲好學。又曰知幾其神乎。非志則幾不神也。非志非幾而欲立未發之中於未應之先。以爲應事主。而應之者無心焉。非影響。卽虛見。（與葛洞岡張蓮山鄭浣溪諸友）

善學者。事從心生。故天下之事從心轉。不善學者。心從事動。故吾人之心從事換。只在內外賓主之間。非天然之勇不能也。（答謝

特峰笠○非生機呈露條達而遽謂之眞志且曰是能立焉恐猶之意氣所發誠僞由分非可强者世緣仍仍機竅便熟道家所謂今之學道以天理爲門庭以人影爲行徑斯亦對證之劑如何

答程介齋○聖賢之怒從仁上發故善善惡惡皆仁之用吾人之怒從己意上發故忿懥賤惡皆氣之動此理欲所由分也今執事只當理會仁體理會自己分事則性靜感寂相去不遠若於怒時觀理蓋爲未知用功者設此法門如知仁體則己不必言

答謝子錄○昨遽以甘泉翁集序上請蒙不見却復賜教云當知湛王二公之所以同又知其所以異吾人又當自知曾於二公異同處用功孰得孰失誠爲確語愚固自審之矣慨自慎獨之旨不明於天下雖曾力行篤信師法古人猶謂有不得預聞於道者自二公以所不睹不聞性之體發之學者曉然知天德王道眞從此心神化相生相感不復落於事功形迹之末其有功於後學不淺此非其所同乎雖然其所同在此而其所異與吾人用功之有得失者亦在此何者徵之顯誠之不可揜聖人之學脈也於微顯處用功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又進而敬信渾然至於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以復此顯徵之體此聖學工夫也夫方功夫本體講論大明之時而猶異同明晦終有未盡合者固由於學之不善其亦救偏補弊之過有以致之與陽明公之言曰獨知之知至靜而神無不良者吾人順其自然之知知善知惡爲良知因其所知而爲善以去惡爲致良知是於行上有功而知上無功蓋其所謂知自夫先天不雜於欲時言之是矣至復語人以不識不知及楊慈湖之不起意爲得聖學無聲臭命脈一時學者喜於徑便遂概以無心之知爲眞知不原先天

不問順帝之則。如尊教所爲任性而非循性者。是過懲意識之故也。故嘗謂陽明公門弟之學。似倚於微而無失之倚。非良矣。愚故尊之喜之。取以爲益。雖嘗學焉而未得也。甘泉公竊爲此懼。乃大揭堯舜授受執中心法惓惓補以中正之語。故其言曰。獨者本體也。全體也。非但獨知之知爲知。乃獨知之理也。纔知即有物。物無內外。知體乎物而不遺。是之謂理。即上文所不睹不聞之所。下文未發已發之中和。末章上天之載是也。中庸不云乎。之者達道也。理也。學者致良知也。致知而學以求知此天理。是乃致知在格物。君子學以致其道之謂。若謂學以致此良知。斯無謂矣。後來學者因有執中之說。亦惑於感應之際。舍初念而逐善惡是非之端。以求所謂中正者。恐未免涉於安排而非性體之自然。故嘗謂甘泉公門弟之學。似又倚於顯而有失之倚。非中矣。愚實尊之信之。視以爲法。雖嘗學焉而未至也。顯之失。尚有規矩可循。微之失。未必無所由起。而顯之失。乃誠吾人之不善爲擇也。念動俱無中斯見矣。擇斯得矣。夫念動俱無者。非心之規矩乎。雖云正心本於誠意。致知。然良知不能爲一身主宰。其所以致知擇中而爲一身主宰者在心。故堯舜開心學之源曰人心道心。夫子曰其心三月不違仁。謂仁與良知天理。非心不可。然心者實天理良知之管攝也。求之心則二公之異同。亦可得其一二矣。其可併以支離病哉。乞訂證數言。以俟百世。（答徐存齋閣老）○

必於未感之先而求心。事相關之處則已涉於起意。未免反爲心病。明道曰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能順應處即相關處矣。以心應事猶是心小。（答永嘉陳生旦）○

危大也。人心爲形器爲費。道心

爲義理。爲隱。答白齋 ○時時未發時時已發之說。似大儱侗。不如還是未感寂然不動。已感油然遂通。寂然不動。無時節內外。感而遂通有時節而無內外。無時節內外。故流行昭著。不已之本體。不可見而有物。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有時節而無內外。故流行昭著。變化之妙用。可見而無因。所謂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答子明 叔嗇 ○動靜體用。緣只是本體流行。如春夏秋冬。非謂必以靜之體而致用也。語默感應。運而不已。何者爲先。何者爲後。若謂之默以爲語體。當其默時。復何用語。當其語時。於默何功。惟不知周子之所謂主靜云者。實因無極示人以無欲本體。決不爲妄動累耳。答葉生 嘉泰 ○泉翁嘗語僕云。有聖學之省察。有賢學之省察。賢學省察。猶去草於地。無由乾淨。聖學之省察。如去草於田。草去而苗物之生意暢然矣。蓋有我與無我。而路徑之有廣狹。故也。有我者。意見也。知識也。如原憲由張之類是也。其他私欲種種者。不論矣。然以有我之心。而去其礙我者。終是有有我在。其爲路也隘。其轉動也難。及其成也。修念之學是已。張子曰。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大心者。見大也。見大則全體之眞志在。而意見知識廓然矣。日用酬應。由眞志。不由有我。其爲路也廣。其轉動也易。此顏子所以爲仁。能由已。聖學也。復趙石梁 ○云既知良知爲入道端倪。安得不歸之以寂。似非陽明公本旨。陽明云。嘗謂此知本寂。本感。本審。本神。即天命之性。所不覩聞之獨。克塞宇宙。上下古今。橫飛直上。入知出愚。爲道之全體。不但端倪而已。又何寂之歸乎。總之子思只言知。不言良。孟子以後。遣端言良。遣詣言知。今則自陽明公良知之說起。好徑者不察而競趨之。而後良知與知。混襍而無別。而知之德亾矣。知

亾而後修德凝道之學晦。答張道亨先達　○天理人欲從子思中庸看來。只於中與太過不及別之。中是此物。過是此物。不及亦是此物。學者只致其中。斯天理自存。豈有中在是而又有太過不及二者退於兩旁之理。故曰惡亦不可不謂性。○自天則謂之天命。自人則謂之修道戒愼恐懼。即是眞心。即是天命本體流行。而云戒懼以養不覩不聞之體。自修道者言之。義未盡也。識得只消言修已以敬。言戒愼恐懼。識不得則雖云不覩不聞。依舊是有覩聞之戒懼。故修道原從天來。答祝介卿　○箕子以天道五行之土屬心。然即不言心。而曰思曰睿。意亦思類也。如箕子則脾土當屬心。而今論五行者乃不屬心而屬之於意。脾土之生意周貫於視聽言動心身家國天下。而自以快足於已。其不亦睿作聖類乎。蓋有官位有官職。心官位也。思意官之所以盡職也。官職盡而猶復求官位之事。斯亦無可求矣。寄余孝甫純似　○夫玄幾也。當幾之來。黜見聞。恣資稟。泯意識。由乎天衷而不以有我之私小之是之謂博與溥博如天之博。意同。故知崇如天。禮畧如地。約禮即承幾之實體見之於行者耳。此區區博約之說也。復子烈　○自有天地以來。太極兩儀五行萬物。一氣渾淪。可以言有而不可以言無。專言無生無滅。則其無也。謂之空。因其有生有息。而緣迹於無。則其有也。謂之虛。虛者知之體。仁之原也。劉師泉七十壽序　○盈天地之間一氣也。其為形色。一體也。一體渾然。孰為之善。孰為之惡。自有善惡之說分。而後去取之念起。去取之念起。而後天下之為學者日從事於刻覈名實之辨。軀殼一絲。畦徑方丈。恣則弗可見之矣。贈余九陽　○夫禮固不在物矣。宇宙渾淪無間。可破吾渾而合之。非物無以發吾心之精。謂心之理。不在

於物不可也理固在於心矣虛靈洞徹無罅可乘吾類而彰之非物又無以見斯理之用謂物之理非吾心之理不可也斗山精舍記

○吾心之天本無不正是故有不正之動而無不正之知動而後有善惡而其幾之者皆善也幾而後有善惡而其所以能善於幾而不奪於惡者皆知也知則人不知則鬼人鬼之分一知而已石橋嚴天泉書院記

○因吾未形方形天然自有之幾審其止而出之勿失吾未形方形天然自有之幾審其旨於意見尺度而出之勿失者離根之學行善以為明者也心與事皆善矣外之天體然苟得其明則衆心之燦皆天也苟得其善則萬事之察皆心也不爾將事事而比之隨吾子臣弟友之遇而求合以能至於道斯亦爝火之明耳明善堂記

○赤子之欲未成於意成意故惡未成意故善夫子之所謂習者習於意成於意耳所謂不移者其亦意之不肯移者耳故予斷以為惡起於意起於外而非起於心起於知也○宇宙之內渾然粹然而已渾然粹然而猶有所不可入者人耳有人斯有已有已斯有意已與人對意與天下萬物對物感而意發焉各得其正無所著於念而率乎純粹之原者道也蓋格於物而誠焉者也是所謂道吾知於物者也各得其正而猶不免有所著焉不可以化於物者意也蓋誠在意而未格於物者也是所謂以意誠意其意小者也發焉既有所著著極而轉念焉乘之以貪瞋驕泰不恕不仁而不可解者意之蔽也蓋塞於意而無物者也是所謂以意起意者也夫物非真無也知在物而物在焉物與知無不善者是故在致而格之其排決疏瀹而所謂咽喉者沛然矣夫排決疏瀹者水

之汚而非水也。去其不誠以歸於誠者。物之意而非物也。故入門之功。其要在意。其本在知。其用力之總會在格物。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充之足以保四海。親親敬長達之於天下。皆言格也。格則意化而仁。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真心內徹。而意不足言矣。是即所爲萬物一體者也。誠意說答 俞仲立

明儒學案卷三十九終

明儒學案卷四十 甘泉四

姚江黃黎洲先生著

會稽後學 莫晉寶齋 校刊

莫階芝庭

主政唐一菴先生樞

唐樞字惟中。號一菴。湖之歸安人。嘉靖丙戌進士。除刑部主事。疏論李福達寵歸。講學著書。垂四十年。先生初舉於鄉。入南雍。師事甘泉。其後慕陽明之學。而不及見也。故於甘泉之隨處體認天理。陽明之致良知。兩存而精究之。卒標討眞心三字爲的。夫曰眞心者。即虞廷之所謂道心也。曰討者。學問思辨行之功。即虞廷之所謂精一也。隨處體認天理。其旨該矣。而學者或昧於反身尋討。致良知。其幾約矣。而學者或失於直任靈明。此討眞心之言。不得已而立。苟明得眞心在我。不二不雜。王湛兩家

禮元剩語

天地從空中生故生而不有其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夫太虛者致一之道故曰不貳人亦從空中生非天地所生大哉乾元至哉坤元亦致一之道天地包裹其中空爲萬靈聚所人氣質包裹空藏於心亦爲萬靈聚所留伸闔闢化機牽擾而其靈未嘗滅牽擾者生於有其生未嘗滅者乃乾元坤元太虛之眞生有其生亦生於眞生初無相別要之萬靈一眞一事靈則萬事靈一也有致一之靈有只靈於一事以分合爲眞假以存逐爲空塞空則不塞不塞則萬物皆備故盡萬物而無邊際則空落一念著一物則靈爲一隅所覆是以牽擾之生即其所在雖未嘗不生而終死於其生乃非所以生生故曰非眞生古謂無思無爲不識不知即眞生之無生又謂心之官則思思者

之學俱無弊矣然眞心即良知也討即致也於王學尤近第良知爲自然之體從其自然者而致之則工夫在本體之後猶程子之以誠敬存之也眞心蔽於物欲見聞之中從而討之則工夫在本體之先猶程子之識仁也陽明常教人於靜中搜尋病根蓋爲學者胸中有所藏躲而爲此言以藥之欲令徹底掃淨然後可以致此良知云爾則討眞心陽明已言之矣在先生不爲創也

聖功之本。卽眞生之自然生。無生者無逐物之生。自然生者生
虛空之生。世人之思慮在離虛而逐物。迷中起悟。則有轉向之
身來。○感應之理外悅受而內止。這止處乃成始成終。元機命
之流行而不已也。此實不變眞體故以不變者爲主。則隨應曲
當諸假只是我一事。孔子謂吾道一以貫之是一所貫滿不是
一以貫萬。○理氣無彼此。無異同。無偏全。總是太虛影子。虛之
極則能生。故流行而爲氣。虛之極則不滯。故靈通而爲理。不滯
則所以爲生。生則得於有生。所以爲生。立有生之機。有生負終
賦之化。然有生之機卽假終賦之化而見。氣外別無情理處。漢
宋諸儒分理氣作二種。不知性卽理。性亦卽是氣。故曰仁者人
也。形色天性也。性中無五德。五德所發見處。都是性。氣亦無二
氣五氣。只有元氣流行隨在變化。這裡有所存主。便謂之德。各

中時措之宜。便有五者名目。若在五者上覓性。則非德矣。天地
有人。如人腹內有心。人爲萬物之靈。於理氣不容毫髮分別。雖
禽獸草木。誰或出此。氣各有偏塞。理亦卽此而在。蓋理無定體
可通處卽是。若必以能言能行。衣冠禮樂爲理。卽是泥於人相。
不曾推見至理。苟泥於人相。雖天地亦與不得。作全理。風雨露
雷。山河大地。俱不是神物。若能超於人物相外。則禽獸之生化
草木之榮瘁。何等聲名文物。各擅通處。若眞論到極全大備。天
地之道。人猶有所憾。只有人者。天地之心。聖人成能。知天地之
化育。中間純駁去處。復有丹頭可據。點化有恃也。○浩浩太虛。
無有際住處。中間靈通神妙。徹宇徹宙。亦不見從何處舉起。向
何處引蓄。人氣質之凝。似有住際。然神通在心。故其氣也無涯。
其有涯。惟有生耳。舍其有生而能自主其所爲。氣總是浩浩一

物。乘不間之體。而尸本全之化。初未嘗毫髮添助。亦未嘗毫髮假借。界隔塵根。妄施好惡。遂使靈氣墮於有涯。而太虛眞機。時每流行而不息。乃舍此而他求。學問之功。其荒矣哉。○性無有無。空實。幻從空化。迷由無墮。幻則隨處妄有。迷則隨處滯實。性者得於天之生理。有無空實之境。物而不神。舍生而就死。○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是氣。道亦卽是氣。陰陽所以能繼。乃善之所在。這是命之流行。然非命在於善。陰陽所以各成乃性之所在。這是心之流行。然非心著於成性。根爲天地萬物之主。天地萬物有變。性根不變。在人則寄舍心中一竅。是爲心地。此生天生地生人生物元機。豈容著得些子纔著些子。便是不能繼不能成的病根。故以善惡體性。卽落意見。以善惡觀心。卽落情欲。情欲從性外覓。心意見從命外覓。性皆是緣物而起。皆爲有倚之學。○自生身以來。通體徹骨。都是習心運用。俗人有俗人之習。學者有學者之習。古今有世習。四方有土習。眞與習化。機成天作。每向自己方便中窩頓。凡日用覩記討論。只培溉得此習。中間有新得奇悟。濶趨峻立。總不脫此習上發基。方且自認從學術起家。誤矣。○本性各各具足。只被信心擔閣。一返卽得。一主卽張。一現前。卽意流千古。一對境。卽智周萬物。若不返不主。一任觀察天地。博通古今。口中歷歷。意中了了。總是傀儡在場上。迷中忽悟此意。算得如此容易。亦被如此錯過。則到這裡。不覺甘心捨放矣。

三一測

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陽之爲明也。陰之爲濁也。未始異爲兩物。其以互見而察之者也。顧其勝不勝。以別物欲

德性從此則名此從彼則名彼或得乎全或據其偏之不同耳
坤之先迷迷於陽也是以謂之陰乾之知始乎陰也是以謂
之陽惟其迷則一切皆迷其後之所得得其所就之偏而已惟
其知則一切皆知雖未嘗無所蔽寓莫非全體之爲用也故轉
識成智在致其思焉思之思之鬼神將通之（陰識）○七情陽也注
而緣物陽自外流而內陰滯矣雲行雨施春舒夏假陽注而其
虛不損太虛者無所有無所有則無所雜故不損此以逐彼有
緣之情猶於無本所謂無本猶於其本之有物聖門立方不治
病治受病之源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見人仰猶天之恆燠
恆寒陽九百六立見不遠之復不變乎其本則然耳不然天下
之情如水能塞其委流不能保汨汨乎源之不已也（七情）○乾道
變化各正性命以其偏者付物而物束於命物無立命之性性
無致命之才氣無造命之具人則異是雖縕擣滓駁愚能明柔
能強故氣不歉於自立其大猶馬於習為資其明用為姦資其
強用為暴蓋不善用性也（物偏）○氣非虛不生命非氣不行性
非命不始虛非性不終天者虛之所在而命之所出也太虛不
得不生氣有無相入空實相含於是盪冲漠而滋消息其為物
無妄則其生生也不匱故氣與命一物也氣不二於命又何性
之二耶橫渠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辭雖析意實相銜不得已
之言也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反之云者復其初也能為反者
氣之終不能勝者也不能勝者氣之自具其美不澌滅也明道
曰二之則不是所謂論不論亦不得已之言也伊川曰形易則
性易性非易也氣使之然也濂溪性剛柔善惡中謂至其中為
性眞若五性雜感則善惡分也夫氣質之性之說發於四先正

然而其指有在非致疑性善孔子以性爲相近子思子三知三行得四先正所同然其近也非所以爲兼也兼則二之矣其三也畢可以歸一也不能歸則二之矣性無不善合古今而同之有所病於氣而氣負能反之具則近之者於善之中相近未全墮於惡也有所別於今而氣負能進之機則三之者乃追責其本未便定其品也蓋論性而及氣質推其用之所至自其感物之動而追原本始性固未嘗敝也故勇不決於力者非才之罪也辨不定於志者非明之短也德不長於事者非理之衰也性一

眞談

眞心圖說云外一圈元氣之謂也次中一圈人身之謂也最中一圈人心之謂也元氣卽太極也可見者爲天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心具中理天地無不包故居外萬物各得其偏惟至眞至精者爲人故居天地之正中維皇降衷無少偏倚退藏於密心之爲心也故居最中夫中無所著無所著則虛虛而生靈靈能通天地包萬物心該天地是故人爲萬物貴得天地之中也人爲萬物靈心具天地之中也人卽天天卽心心無弗有無弗能宰制萬物放諸四海而準與天地參不容僞者也著一物爲蔽爲偏爲私爲軀殼之身是謂失其眞心○眞心是人實有之心實有之心乃天地生人之根柢亘古今不變不著一物是謂中者天下大本人孰無心只因隨情逐物生心非天地大中之本心不得爲事物之主必尋討精詳辨其眞而用之不幫補外求亦不索之元妙無影自然舉念天則擬議以成變化其怠緩於過錯假爲眞便一齊倒塌醉生夢死此討之之功所以不可廢也○今三尺童子知事由心作小生初學知道自心傳則

認心不眞縱而不檢者。以爲隨俗任情不礙立身。自昧其神明之靈。褻天違天。淺識者以見聞所習。信而爲當然。執以運用。戾人罔人。不力考而深思之。何以迸出原生本體。○天之生人。原是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人之爲心亦是不學而知不慮而能。其所爲知所爲能。又却停停當當增不得一些。徹古徹今。隨愚隨聖。無二道無兩心。私欲起。知能爲物念所蔽。於是昏明強弱低昂淺深雜出。然原生之知能。與既壞之知能總是一知一能。原生者全體定而正用由此而發。既壞者偏於所便安而用不得其正。全體定是謂良知良能。偏於所便安是謂識神。小有才識神與良知小有才與良能苟不自爲主。深加精別。則妄與眞混。○不有命則無以主其生。不有氣則無以爲生。其爲生心也。而主之者其眞心也。於其生而思所以主之者是討也。心無兩心。立乎其心之大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從是其所令。則爲眞心。以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所蔽。以生心。則心非其心矣。○宇宙眞光景自古流傳迄今風日雨雷山川草木今猶古也。文物聲名衣冠居處今猶古也。只一念朕兆乍呈乍滅。欲作欲改。而不著不察。乃其病根。故有初發念本是眞機。外感乘之而變。竟迷故步。以至愈感愈離。忘其所起。亦有隨常應變。原無關轄。而中靈偶啓。秉彝勃然。壅不知其所因。泯不知其所尼。事非降心。內非襲外。其必賦畀有係於天。而梏蔽亦別於人故也。天理不架漏過時。人心豈牽補度日。能一致虛神。則點而化。在當下爲之者已。眞心即是良知。良知是活機。活機性之欲也。惟陽能活。惟陰能機。陽者虛之流行而不滯。陰者物之關轄而成運。合而發之。是爲天靈。妄以爲動。謂之變詐。此處毫釐千里。學者不致辨其間。

總非活潑眞體所以一動便涉私利善學者須懲根器所限又念末俗頹習加心於貨利之交嚴決取舍這關隘一透然後隨所舉動容易措手足云命從愛生愛因欲有此亦就所生所化而言正是機之關轄而成運者若追求天命原始則生生化化流行不滯之妙只在眞實一念上辨別此一念倘轉動不來永被穢濁牽縛及至生盡化還方信無益其眞○心一也曷言乎眞之與假也心得其心之體爲眞有所因而動則受病而爲假體病則用必不當然而從其中以令五官百骸其爲心則未始不爲心也醫家十二經其一則心包絡又名心主經少陰爲眞心經心包絡乃眞心之別脈不與眞心同經眞心爲君火心主爲相火二者其脈雖殊均謂之心君火爲火之全體相火一時用事之火一時用事雖未嘗離體而有顧未盡其體耳眞心豕病病者心包絡與三焦相表裏三焦氣之父心包血之母君火不能自盛之神明之舍凝命而立則三焦之運如度而心包善輔否則火不炎則鬱病由以生此賓主之義而養生繕性當各圖其本也○或謂性本至虛執心而以討爲務不幾於雜乎曰性立天下之有其有也以其無所著也故謂之虛易有太極書建其有極詩有物有則莫不有歸的故初學至聖人皆不可忘學或又謂道妙萬物泥討而盤桓於心不幾於廢乎曰萬物皆備於我以方寸管攝物理約而精之其道光明不能外也或又謂德以自然爲宗庸心以爲討不幾於擾乎曰討者天功也非有加於人力必因天機之動而別其敝於人者不盡人聰明則天聰明莫能全察其幾已矣

景行館論

性無本然氣質之別。天地之性。即在形而後有之中。天之所賦。元是純粹至善。氣質有清濁純駁不同。其清與純。本然不壞。雖濁者駁者。而清純之體。未嘗全變。其未全變處。便是本性存焉。此是能善反的丹頭。（論性）○凡人一言一行。外面可見之迹。都是糟粕。彼我相通之機。只在冥冥中。不可得見。這點意思。今人只怪人不應我。正不是反己之學。直做到與物大同。七尺之軀。與千人萬人打做得一片。纔是心體逼真處。一有礙置。便是工夫未了當也。（論感）○功夫就是本體。不容添得一些。尋見本體。不走作。纔是真功夫。若以去人欲做存天理工夫。便如捕賊保家。所謂克己復禮。惟其禮。故已克。所謂閑邪存誠。惟其誠。故邪閑。故存天理。是去人欲的下手處。苟卿性惡之說。不曾教人從惡。只要人反轉克治。這便矯枉過正。不在本體上做工夫。却從外邊討取。不自信。將誰以為據乎。（論工夫）○陽明先生教致良知。學者昧於致之之義。妄詆良知不足倚靠。錯認工夫為太容易。殊不知人人自知。乃實有的心。雖被外面見聞牽引。實有的心。常在這裡。這便是良知。即此真察而真行之。便是致若謂人無實有的心。則非所以為人。若謂實有的心。不足用。便是躐等妄想。若謂實有的心。棄而不用。是不尋討之罪也。（論教）○聖人有心法。無事法。人見聖人。亦曾指一事衮貶。遂不免加情於人所見之地。便泥著格套。要知聖人先得其心。然後因其麤而論之。故能脫然毀譽境外。纔可馳驟世途。雖波濤擾攘中。常得透出頭來。有本故也。（論應事）○易不外象占。聖人因人事幾之動而象其理。象乃吾心中之象。占是心占之。擬議以成其變化。作易者無中立有。學易者動裡索靜。晝以立之。占以索之。（論易）○詩之為經。聖人

專形容人本等性情學詩之法當想像詩人情性何等氣象務
得其天生之本然論詩○春秋是非之書不是賞罰之書聖人不
專意褒貶人欲宜指人心是非之實以詔於世恐懸空話頭人
不解悟故借魯史所載發明某是某非則天理之正人心之安
綱常倫理於是取衷非則人欲之私人之所惡綱常倫理於是
滅絕聖學王猷皆不外衆人能知能行之本在察其眞而已論春
秋○禮不取儀禮周禮爲經而以禮記者何經主發明義禮禮
記是推出所以爲禮之意論禮○書亦是各代故實其以爲經乃
二帝三王順時爲治精要處其規模之大節目之詳整然包括
宇宙氣象法在則道在論書○天之生人萬理畢備故萬化從出
足周所用有耳可聞有目可視有口可言有手可持有足可行
豈有不能自養之理只被人自墮落無所用心五官四肢失其
職業乃歸咎天命不知此命自我心中漁汪論養

雜著

崔後渠曰道一不可以二求意有不可以無求理之極不可以
形氣求曰至一不二眞有歸無極理不外氣翁謂圓徹靈覺神
明居之則雖欲二而有所不能岐也翁謂康欽齋作赫赫穆穆
同體則意意不落意乃其爲未嘗有也翁謂能通者神所通者
理陰陽不測之謂神神理曾有異義乎渠曰虛之所包無窮形
之所納有限道與性與理生於虛心與精與神生於形胡爲乎
弗異之曰圜中窾外而爲心以其虛也虛而生神生精圓徹靈
明之所具乎謂其方盈寸取其所涵不即其血肉故心無心心
之所以爲心命於性性無性性之所以爲性現於心心命於性
則清通而爲神機不容以自滯性現於心則密察而爲精理不

能以自昧.背性而馳心.暴氣之徒也.以是小其心可乎.楊子折衷序

○天地間只一氣.氣得其平之謂虛.平略其序之謂理.理當其施之謂道.能主其施之謂心.能發其昭之謂性.五者皆天也.明州與王同野談

○人之所以為人.主之以心.而本之於性.故性是心之所以為心.性之本體自然而無聲無臭者.天也.性之生生而不容自已者.道也.故自性也.無所有而立天下之有.惟無所有是為無極之眞.視不見.聽不聞.廓然寂然.故曰太虛.惟立天下之有.是謂本然之則.網縕屈伸.摩盪兼制.曰運而不滯.故曰氣化.温縣講章

○天者.性之本.道者.性之體.心者.性之郛廓.天命之謂性.言其本也.率性之謂道.言其體也.修道而戒懼慎獨.言其守郛廓之功也.同上

○謂良知有聖愚古今.固不敢謂良知下手即了手.亦不敢.問有幫補不.曰.無幫補.有造就.無作為.有體認.不惟自信以致之.又須好學以致之.蓋良知只是個丹頭.眞須點化.始得.紀客談

一菴語錄

性者.萬物之一源.求盡人物之性.纔是盡己性之實.○問知行何以合一.曰.主宰處是知.發用處是行.知即乾知大始.行即坤作成物.未有離乾以為坤.亦未有離坤以為乾者.獨陽舍坤是落空想像.孤陰舍乾則不知而作.皆非眞乾眞坤.故以考索記問為知者.遂為知先而行後.其知非允迪之明.以襲取強為為行者.遂謂行實而知虛.其行非由衷而出.兩者如形影.除一個不得.○儒者之學.只在感應.能將心性感處研窮事理的當.以應之.是為用世.後世學問多端.不自事物上馳逐.遂其利欲之私.即落枯寂.以求心性.却將天地生生之機.滅滅分數.良知一

拈萬到本末具舉致之功所宜勉力○知最活凝於德則爲眞知逐於物則爲識神故工夫在於止○齊治平乃修身之所在心則身之主宰然心太虛不能施力則感應處可以表見是爲意這感應從何來心虛則生靈曰知有物一觸其靈畢照於是因其物感以此靈照而應之則格致之功盡感應實得其理而主宰者是正矣○悟與見毫釐千里悟從全體上呈露見却透得一路即此一路已謂通體徹骨但非寂然本體與觀會大法所以不能遂通不能行其典禮推原病根畢竟是心不虛認得虛爲悟體乃不落揣摩又或於悟起病以儱侗標認大意於條理處不照顧終墮潦草并無見解之用故悟亦靠不得學然後知不是認虛之學方可得眞悟○問理一分殊曰一是理眞眞是一條路無雜二三所以分定不得不殊豈容假借增損若以私智穿鑿不立純體便厚薄高下大小倒置隨在不停當有謂理雖一而分實殊者專重分上將何處作把柄去殊得有謂理則一分則殊者是兩重臨境當感如何互相下手有謂分雖殊而理惟一者專重理上或墮儱侗虛見聖人心體純粹至善所以其緩之動隨處以時出之蓋形見處是分殊主宰處是理一兩者當時同有○問合著本體方是工夫做得工夫方識本體如何曰兩言亦須善體天生人心性有善無惡乃其大槩中間見在分量器局又各各不同能進而求之日新滾造所以本等體段原無一物可見只從實踐徹悟處便是若不用功本體即不呈露若踐不實悟不徹雖有浪講虛解本然之體亦漫乎無具故即人工夫所在這些纔可名本體這些豈得先有本體將工夫去合又先有工夫復去見著一個本體○問不忍不

爲達之所忍所爲。如何達曰。學者實落下手。若待推而達之。不幾於勞擾而綴憑之乎。善學之法。須直截發動眞機。就事運誠。隨事正感。豈可因我明處豫先作念推到不明上。或因不明處追考原初明的來作樣子。此是孟子指點人身眞機處處完具。只被私欲間隔。有能有不能。若能處處不爲私欲間隔。如明處作爲無有不能爲者。非謂必待比擬推廣然後可能。○倭患亟。會城集議。先生曰。今日所以久無成功者。只少一段事。衆問云何。曰。只有不殺倭子的心。便可萬全。衆笑其迂。曰。此却是實理。人生作事。直須從造化算來。今日種種設計。都是無頭勾當。初啓釁端。原因國家德脈不貫通。迄今出戰。亦須潔淨打疊心地。一片不忍生民之意。以爲取勝根基。纔不破綻。若惟以殺爲事。乃是倚靠宇宙間戾氣。縱一時得勝。亦非仁義之師。況不可必

矣。即如天之雷霆。豈脫了大造生生做出來。○先生之姪欲爲貿。因於無資。先生令其訪衆貿。能自具本者幾何姪復命曰。十無二三。先生曰。富者藉人以爲貿。其求貿也甚於貿者之求資也。而貿者每不稱富者之求。以無信也。予不必憂資憂不能信耳。○凡人日用云爲。未必無知做出來。只是習熟見聞之知。非德性之知。畢竟爲不知而作。從早至晚。如作揖喫飯著衣。七八都由罔昧舉動。若眞眞肚子裡陶鑄無幾。及干涉重務。雖或經心一番。却又從閒見之知上打發。將平昔與友朋淡考力辨的放在一邊。如此學問。雖萬千也無用。○道理平平妥妥。可知可行。至簡至易。中庸其至矣乎。只是日用常行中而庸者便爲極至道理。人却不肯知。不肯行。看做天來大海樣深的。殊不知這個天則。昭然自在。乃因驕性起。便飛揚而上。吝心起。便卑墮而

下躁心起便縱放而前忘心起便廓落而後侵心起便攘攘而
右怯心起便委順而左奇心起便索隱行怪巧心起便機械變
詐所以中庸不可能若種種心俱泯即是平平妥妥的即是察
乎天地○耳目口鼻四肢爲形視聽言動持行爲氣聰明睿知
恭重爲神所以運聰明睿知恭重爲魂所以定視聽言動持行
爲魄魂屬陽魄屬陰孤陰易散有陽魂以載陰魄然後能勝於
用常人只是魄來載魂非魂之載魄也○道理難以名狀不得
已而強名曰太極然而未嘗言理爲太極也亦未嘗言道爲太
極也則所謂太極者果何物哉即兩儀四象男女事物之類之
謂也眞至之理皆著見於日用之間惟在人自悟人之所以能
悟者其最靈之爲恃乎以下太極枝辭○氣只有一氣陽氣是也陽息
爲陰故陰者陽之所不足也女者男之所不足也惡者善之所

不足也惡亞心也謂之失其本心造化凝縮之機所以流行宇
宙者五行實無後先多寡之異其各附之以五而後其資始全
五非土也即指五行而言之也謂雖分定而不離乎本體也總
非截然有此位次皆借是數以明其意耳○太極生生之機無
一息不流行無一息不停止流行者造化發育之妙停止者實
體常住之眞流行而不止息是動而無靜止息而不流行是靜
而無動動靜一時俱有合而言之也○問幾爲聖人所有如何
又有惡幾曰惡豈有幾如弩然機發便其直如矢自然方行不
從又問如何爲幾分善惡曰此對誠無爲而言謂幾分善惡蓋
有善而無惡也以下宋學商求○易一陰一陽之謂道兩一字以言乎
等均者也時陽而陽之時陰而陰之不失其太虛之本則道之
所在也愆陽伏陰橫於流行而無所主得爲道耶不愆不伏不

橫於流行則爲時陽時陰陰陽時則和而無戾是橫渠之所謂道也故氣得其正之謂道不必氣外別尋道道所運化之爲氣不必道上更生氣○問陳龍川論漢唐之治如何曰此是論道體逝者如斯夫意思渠謂天下大物不是本領宏大開廣却擔當不去蓋雖智力欺假一時亦不旋踵而定豈能勉強得三四百年來這誠有協於人心可包羣許多品彙處纔能安於自享中間偏全純駁高下淺深即在三代其遞世傳業猶有不能盡齊者若謂架漏牽補度時日豈維漢祖唐宗縱到巖隋操莽固未嘗澌滅龍川不是論人品亦不是論治道乃直指化機流行大塊滿眼皆本相呈露惟其知之便能體惟其體之便是道至其出入大小生熟以分人品賢愚而那治道隆汚則三代漢唐不待智者而後以爲異同也

侍郎蔡白石先生汝楠

蔡汝楠字子木號白石浙之德清人八歲侍父聽講於甘泉座下輒有解悟年十八舉進士授行人轉南京刑部員外郎守歸德衡州歷江西參政山東按察使江西布政使陞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召爲戎政兵部侍郎改南京工部卒官先生初汎濫於詞章所至與友朋登臨唱和爲樂衡州始與諸生窮經於石鼓書院而趙大洲來遊又爲之開拓其識見江西以後親証之東廓念菴於是平生所授於甘泉隨處體認天理之學始有著落蓋先生師則甘泉而友則皆陽明之門下也

舉天下講理講學俱不甚謬聖人舍無以異人只到實體之際便生出差節有可講者即如敬為聖學之要內史過亦知敬是德之輿若道如何是敬便有密密工夫一日之中是敬不是敬感應之際有將迎無將迎都不知覺則只原是認得光影未會知得眞切聖賢終身學問只是知之眞體之密耳○從頭學聖人之志道則問禮問官不妨漸學從頭便學問禮問官恐搜索講求別成伎倆○貌言視聽思夫之所以與人者恭從明聰睿人之所以體天者若必以為塵塵則天何為與此垢累以戚人心乎象山先生曰儒者經世釋者出世公私之辨也○言者人之發聲行者人之應迹聲從何處發迹從何處應知得去處下得擬議工夫方能成得變化○知誘物化之後又驚於口耳光

影之學承虛接響的然日亡亦是斧斤伐之牛羊又從而牧之纔於人所不見處收攝凝定忽然不及湊泊不倚記誦天理自爾呈露便是日夜生息雨露滋潤也○今人於事變順逆亦每委之天命只是朦朧不明知不分曉強將此言聊自支撐其中實自搖惑聖人知命直是洞徹源頭賢人却知有義便於命上自能分曉都不是影響說命也○或疑程子取谷神不死之語予舉張橫渠曰太虛無動搖故為至實然則儒老之辨曰其言雖合其發言之意則殊老氏從自己軀殼中發此意儒者從天地太虛中發此意孟子辨告子闡楊墨卓管晏斥鄉愿只因孟子見聖賢一端的確分明故灼然知異於聖賢之學今聖賢一端正求理會却據前賢見成言語附和末響不如且尋求自己做聖賢一端之正此一端既精異端自不能雜復何難闢之有○學問各有一處老氏一此為我忘墨氏一此兼愛心彭錢一此養生心只是不明乎善不知所止做入他岐而為二三○天地以生物為心而不能必物之成花之千葉者不實其最先發者早萎亦天地自然之力量也老子退一著亦識得如此但質之聖學知天地之化與時消息而無容心其間則老子毫釐千里之謬矣故知天理者能善用易○不獨老子有合於易參同陰符時弊造化之機其用處便私已程子曰雖公天下之理以私心為之便是私○問此物聯類之學或有不得而湊泊者則如之何曰正不欲其聯比湊泊也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散殊之中必欲聯比湊泊是雕刻之化矣只流而不息合同而化是謂大同聖人千言萬語天地千變萬化異者必不盡同只要知同歸一致之處○聖賢地

位非可想像只聖賢事合下做得洒掃應對可精義入神○文章功名聞見知解皆足羈縻豪傑故銷市井富貴之習心易銷文章功名之習心難銷聞見知解之習心難銷聖人精進凡物不能羈絆只是能放下一切好地位都住不得也○老氏以物爲外故有芻狗之喻聖人合內外以成仁本無憧憧之心實有肫肫之仁何嘗如此○莊子將感應爲託不得已以養自然豈若將感應爲自不能已而任自然故老莊以爲自然者聖人謂之矯強○方今人良知天理之學似說得太易故人往往作口耳知解全無實得聖人發蒙在亨行時中要之良知天理可亨之道也必須童蒙求我初筮方告謂之時中不然非惟無益於人抑且有乖於道○程子曰坐忘便是坐馳所以坐馳者因莊生不知學問其言本出於老子杳冥恍忽之意所謂心齋乃齋其蕩然無主之心非明善之誠知止之定坐而入忘蓋茫然而不自知耳○五福六極氣之不齊也陰陽變化其機蓋漸聖人之心實知陰陽消長之故謂之知命命不離乎氣也○胡五峯曰居敬所以精義朱子晚年深取其言可見朱子居敬窮理之說未嘗分爲二也孔門以主敬爲求仁五峯又以居敬爲精義要之一敬立而四德備矣○象山先生每念學者戒勝心最切病痛驚湖之辨勝心又不知不覺發見出來後乃每歎鵞湖之失因思天下學者種種病痛各自明只從知見得及工夫未懇到處罅縫中不知不覺而發乎居既自知發後又能悔何故正當其時忽然發露若用功懇到雖未渾化念頭動處自如紅爐點雪象山勝心之戒及發而復悔學者猶宜細看庶有得力工夫蓋象山當時想亦如此用功也○古

人聲律非止發之詠歌被之管絃虛明之體合乎元聲凡言皆中律言也六經之言雖雖鏘鏘諸子百家則沾滯散亂之音作矣故孟子知言非知言也知心聲也○問樂者心之本體恐懼悲哀相妨累否曰樂者非踴躍歡喜之謂無不樂之謂也肫肫皜皜爲懼爲哀皆眞機也初非一朝之患加得分毫何妨累之有若以物欲之憂爲憂威武之懼爲懼及當懼當憂凝滯留著則不特哀懼妨累而肆樂沉湎流而不節亦甚悖馳君子之樂矣○安土敦仁中心安仁也故感發處無非愛人退之博愛謂仁止道其用○古人學先民詢於芻蕘蓋天下只有一個是更不可增有一個是便有一個非消滅不得芻蕘之言是聖人從而是之聖人之言非矇瞽庶人得而非之若一有勝心則不特芻蕘必增聖人已是之言一有狥心則不特聖人必狥偏智一隅之見自此本然是非之度幾於凌夷而學問家因之多事矣○謝上蔡以覺言仁未爲不是朱子病其說又言敬則自能覺愚意敬即覺也但敬覺工夫最精上蔡言儒之仁佛之覺則非○人性全而物性偏人心智無涯故反危殆物心智有限故反近自然人要持危而入於自然只在存之而已本體常存私智無自而生私智不生便不害性不害性是養性也神發智智之鑿處爲知誘人生而靜不容說正感發時常覺得便是主靜路上工夫○天德天道天道無期必期必便是計功謀利尹和靖曰如潦則止如霽則石何期必之有